皇清經解

D
478
75

478
75

日仁社 478 75

問一貫宗旨聖學之樞紐也諸儒舊說牽率甚多先生一舉而空之願聞其詳

答一貫之說不須注疏但讀中庸便是注疏一者誠也天地一誠而已矣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之一以貫之者也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聖人之一以貫之者也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學者之一以貫之者也其謂聖人不輕以此告弟子故唯曾子

得聞之次之則子貢而畢竟曾子深信子貢尚不能無疑蓋曾子從行入子貢從知入子貢而下遂無一得豫者則頗不然子貢之遜於曾子固矣然哀公下劣之主也子之告之則曰天下之達道五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也又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以行之即一以貫之也哀公尚得聞此奥旨曾謂七十子不如哀公乎其謂子貢自知入不如曾子自行入則以多學而識之問原主乎知然此亦未可以槩子貢之生平而遽貶之觀其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則非但從事於知者矣聖人告之以恕則忠在其中矣亦豈但子貢哉仲弓問仁子之告之不出乎此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敬也即忠也不欲勿施恕也曾謂七十子更無聞此者乎故萬物一太極一物一太極一本萬殊一實萬分諸儒之說支附葉連其文繁而其理轉晦而不知在中庸已大揭其義也蓋聖人於是未嘗不盡人教之而能知而蹈之者則希惟曾子則大醇而授之子思卒闡其旨以成中庸是三世授受之淵源也誰謂聖人秘其說者是故仲孫何忌問於顏子一言而有益於仁顏子答曰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知顏子答曰莫如恕然則不特孔子以告哀公也曾謂七十子不如仲孫乎

問臧文仲居蔡之說古注與朱注異近人多是古注然朱注豈無所見究當安從

答據漢人之說則居蔡是僭諸侯之禮山節藻梲是僭天子宗廟之禮以飾其居如此則已是二不知不應槩以作虛器罪之

曰二不知也但臧孫居蔡非私置也蓋世爲魯國守蔡之大夫家語不云乎文仲一年而爲二兆武仲一年而爲三兆是世官也然則臧孫居蔡何僭之有昔武王以封父之繁弱封伯禽繁弱者弓也而或以爲卽蔡之別名其說見於陸農師之注明堂位則是蔡一名僂句又一名繁弱其所由來者遠矣故武仲奔防納蔡求後以其爲國寶也則以大夫不藏龜之罪加臧孫恐其笑人不讀左傳與家語也乃若山節藻梲實係天子之廟飾管仲僭用以飾其居雜記諸篇載之不一而足而臧孫未必然者蓋臺門反坫朱紘鏤簋出自夷吾之奢汰不足爲怪而臧孫則儉人也天下豈有以天子之廟飾自居而使妾織蒲於其中者蓋亦不相稱之甚矣吾故知其必無此也然則山節藻梲將何施曰施之於居蔡也所謂媚神以邀禧也是固橫渠先生之說而朱子采之者今世之自以爲熟於漢學沾沾焉騰其喙者弗思耳矣錢塘王大令志伊經師之良也雅以愚說爲然

問禮器甘受和白受采是一說考工繪畫之師後素功又是一說古注於論語繪事後素引考工不引禮器其解考工亦引論語至楊文靖公解論語始引禮器而朱子合而引之卽以考工之說爲禮器之說近人多非之未知作何折衷

答論語之說正與禮器相合蓋論語之素乃素地非素功也謂有其質而後可文也何以知之卽孔子借以解詩而知之夫巧笑美目是素地也有此而後可加粉黛鬱珥衣裳之飾是猶之

繪事也所謂絢也故曰繪事後於素也而因之以悟禮則忠信其素地也節文數度之節是猶之繪事也所謂絢也豈不了了若考工所云則素功非素地也謂繪事五采而素功乃其中之一蓋施粉之采也粉易於污故必俟諸采既施而加之是之謂後然則與論語絶不相蒙夫巧笑美目豈亦粉黛諸飾中之一乎抑亦巧笑美目出於人工乎且巧笑美目反出於粉黛諸飾之後乎此其說必不可通者也而欲參其說於禮則忠信亦節文中之一乎忠信亦出於人爲乎且忠信反出節文之後乎五尺童子啞然笑矣龜山知其非也故別引禮器以釋之此乃眞注疏也朱子既是龜山之說而仍兼引考工之文則誤矣然朱子誤解考工却不誤解論語茂此一句使可釋然若如古注則

誤解論語矣朱子之誤亦有所本蓋出於鄭宗顏之解考工宗顏又本之荆公蓋不知論語與禮器之爲一說考工之又別爲一說也若至毛西河喜攻朱子嘵嘵强詞是則不足深詰也

問商正建丑三統厤之明文也史記厤書索隱則曰商建子是異聞也古人更無言及此者然其實一大疑案願決之

答索隱曰古厤者謂黃帝調厤以前有上元太初等皆以建寅爲正謂之孟春及顓頊夏禹亦以建寅爲正惟黃帝殷周魯並建子爲正而秦人建亥漢初因之至元封七年始仍用周正索隱此言本之晉書董巴厤議巴曰湯作殷厤弗復以正月朔旦立春爲節更用十一月朔旦冬至爲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按巴所言乃厤初非歲首也而索隱則誤解巴語以爲殷

亦建子蓋古人於歲首則有建子建丑建寅之別謂之三統而
麻初則非子卽寅故或卽用歲首爲麻初如黃帝及周之用子
顓頊及夏之用寅是也或麻初不同於歲首如殷是也唐書一
行日度議曰顓帝麻上元正月辰初合朔皆直艮維之首殷麻
更以十一月冬至爲上元此治麻也三統並用此明時也是則
麻初歲首分而言之了然可曉者曹魏明帝時欲改地正楊偉
議曰漢太初麻以寅月爲歲首以子月爲麻初今改正朔宜以
丑月爲歲首子月爲麻初是又董巴之言所自出也蓋三統之
中可用丑者以其爲分辰之所紐所謂斗振天而進則律始於
黃鍾日違天而退則度始於星紀斯丑之所以成統也若定麻
則必以奇數爲始以一陽則用子以四時之首則用寅而丑則
無所憑以爲部也是亦義之易曉者也索隱乃以麻初卽爲歲
首則失矣漢初承秦用顓頊麻則用寅或曰用殷麻則是用子
今索隱曰秦建亥而漢因之則又謬矣秦以亥爲歲首不能以
亥爲麻初也

問顏淵少孔子三十歲及三十二歲卒則是孔子之六十二歲
而哀公之六年也是年孔子厄於陳蔡之間顏淵尚有問答或
者卽以是年死然孔子尚在陳或曰已反於衞要之不在魯可
知矣然則謂顏淵道死則孔子儉之其父何由請車爲槨如謂
先歸於魯而死則顏路何由越國而請之子且門人厚葬又何
且請之子孔子以哀公十一年返魯顏路何由越國而饋祥肉
皆可疑也而更有異者伯魚以孔子十九歲生其卒也年五十

則是孔子之六十八歲返魯之歲而哀公之十一年也顏淵死於五年之前而曰鯉也死何與王肅謂史記所紀弟子之年世遠難信是已而又以鯉也死爲虛設之詞得無謬乎是不可解也先生旁搜遠覽必有以釋後人之疑

答　孔門弟子之年史記家語互有不同則王肅以爲世遠難信者是也如梁鱣在史記少孔子二十九歲家語則曰三十九歲季羔在史記少三十歲家語則曰四十歲言游在史記少四十五歲家語則曰三十五歲樊須在史記少三十六歲家語則曰四十六歲子賤在史記少三十九歲家語則曰四十九歲今本家語無九字大抵二三四之間多誤蓋古人四字亦用重畫故與二三易混家語後出或疑其非古本多依史記然終亦難定其孰是也故愚疑顏子少孔子四十歲則於鯉也死之言合孔子七十三歲而卒或云七十四或云七十二然則顏淵之死亦與兩楹之夢不遠至王肅以爲虛設之詞則其謬了然易見也

問　向意顏淵之死後於伯魚而先於子路故子貢曰昔者夫子於顏淵如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如先生之言則似又後於子路也顏淵死孔子及食其祥肉則似非卽夫子卒之年

答　子路卒於孔子七十一歲若以顏子少孔子四十歲計之誠後一年公羊傳於獲麟之年牽連書喪予祝予之慟亦先顏而後仲此不過偶然參錯然要之二子之死相去不遠至孔子以四月己丑卒卽謂七十二亦何必不及見顏淵之祥祭也況安知其非七十三也

問甯武子爲莊子嗣莊子之卒在成公時則武子未嘗仕於文公之世而朱子爲邦有道屬文公閒百詩陸稼書引左傳謂其時列國父子並時在朝者甚多如欒武子將中軍而黶如魯乞師鍼爲車右范文子佐中軍而匄爲公族大夫韓獻子將下軍而無忌爲公族大夫季武子爲司徒而公鉏爲左宰則必武子當文公之世已爲大夫乃毛西河又詆之必欲以朱子爲非幸決之

答朱子謂武子之仕當文公成公之間原非謂武子之爲卿在文公時春秋世卿之子當其父在而有見者不止于百詩所引也城濮之役先軫將中軍而且居有功陳文子當崔杼時其子無宇已使楚孟獻子當國速已帥師禦齊魏獻子滅羊舌氏用其子戊宋華氏南里之亂正以父子兄弟同朝不睦孟懿子晚年洩將右師凡如此者不可以更僕數也唯是武子之事文公其於左氏無所見則或謂有道亦祇就成公之世無事之時優游朝宁未嘗不可要之此等無關大義我西河志在攻朱子必從而爲之辭以騰頰舌此又可以不必詰也

問史記世家謂孔子自大司寇攝行相事考之周制司寇乃司空之兼官而司徒即相也故符子曰孔子爲司徒但魯司空爲孟孫司徒爲季孫孔子何由而代之故或云孔子不過爲小司寇耳不過爲夾谷之相耳原未嘗爲卿原未嘗攝相事史公據傳聞而誤紀之有諸

答史公紀事之失固多獨此一節未可遽非言孔子但當以小

司寇仕魯者始於崔靈恩至以夾谷之相當是攝相則係近人毛奇齡之言然皆未詳於春秋之事也春秋諸侯之國並不止三卿宋之六卿尚可曰二王之後也晉之六卿尚可曰三軍各有副也至於鄭之細亦備六卿雖魯亦然是故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雖以後不見於傳然要之非三卿可定矣且季氏世爲上卿而武子之嗣爲上卿在孟獻子既卒之後武子之請作三軍叔孫穆子曰政將及子以其時獻子已老也然則季文子卒獻子實爲上卿獻子卒而武子始代之也武子既卒平子嗣卿而叔孫昭子以三命爲政昭二年平子惡其居己上是昭子實爲上卿昭子卒而平子始代之也然則三桓序次亦非一定而不移者且魯公族之與三桓共爲卿者前有臧氏東門氏凡五卿自仲嬰齊卒而東門氏失卿武仲出奔而臧氏失卿然而又有叔氏爲卿則四卿唯是力能分公室者則祇三桓是其中之差別耳蓋卿不止於三而軍止於三三桓掌而有之故力分公室如謂魯以三卿止而三桓之外無卿則誤矣若春秋之相亦復何嘗之有齊有天子之守國高而管仲以仲父當國晉之枋國者乃中軍而陽處父以太傅易諸帥宋則以左右二師長六官楚則令尹之外有莫敖是亦幾幾乎如後世三省二府之制不以一人限之者故卽以魯言歷相四君者季文子而僖公時則臧文仲文公時則東門襄仲宣公時則臧宣叔成公時則孟獻子皆與文子同掌國政然則他國之別立官制者固不必言而魯亦非專以司徒一人行相事也至於夾谷之相則正

孔子爲卿之證春秋時所重者莫如相凡得相其君而行者非卿不出是以十二公之中自僖而下其相君者皆三家文公三年如晉則叔孫莊叔相十三年如晉則季文子相成公四年如晉亦季文子相十年朝王則孟獻子相襄公四年朝晉亦孟獻子相十年會伐鄭則季武子相二十八年如楚則叔孫穆子相昭公七年如楚則孟僖子相哀十七年會於蒙則孟武伯相皆卿也魯之卿非公室不得任而是時以陽虎諸人之亂孔子遂由庶姓當國夾谷之會三家方拱手以聽孔子儼然得充其選當時齊方欲使魯以甲車三百乘從其征行若魯以微者爲相其有不招責言者乎是破格而用之者也且使孔子不得當國而乃隳三都張公室是乃小臣而妄

孫大事有乖於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訓又必非聖人之所出也蓋必拘牽成說而不博考夫遺文則大司空與相固當爲三家之所據而司寇又當爲臧氏之世堂孚者孔子將無一官可居不亦昧與

問侯國三卿司徒爲上司馬次之司空爲下朱子以解季孟之間然則齊景公將以叔孫氏待孔子也又何必曰季孟之間先生謂春秋列卿次序亦有不拘成格者請明示之

答是本孔注之說但考春秋之世三卿次第亦無常故如季文子爲上卿而孟獻子受三命則同爲上卿及文子卒武子列於獻子之下叔孫昭子受三命則亦以上卿先於季平子是以命數論也如王命同則司徒爲上而司空班在第三是以官論也

其當國執政則又不盡然如齊有命卿國高管仲乃下卿而相是以賢也叔孫昭子雖三命而終不能抑季氏是以權也故齊景所云季孟之間非以三卿之序言三桓之大宗在季氏而友有再定閔僖之功行父又歷相宣成故最強孟氏於三桓本庶長而慶父叔牙皆貶罪故孟叔二氏其禮之遜於季者不一而足及敖之與茲則茲無過而敖以荒淫幾斬其世若非穀與難二賢子孟氏幾不可支故是時孟氏遜於叔氏及獻子以大賢振起遂與文子共當國而僑如爲亂叔氏之勢始替自是以後孟氏之權亞於季而駕於叔蓋其始本以重德及其後遂成世卿甲乙一定之序故劉康公曰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僑如亦自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試觀四分公室舍中軍則季

氏將左師孟氏將右師而叔孫氏自爲軍是三桓之勢季一孟二不可墨守下卿之說而輕之也是則季孟之間之說也

問　然則淳于髡謂孟子居三卿之中蔡氏卽以司徒三卿解之是耶否耶七國時似無此三卿也

答　豈特七國時無三卿十二諸侯時亦多改易如宋以二王後有六卿而別置左師右師等官參之晉則六軍置帥與佐卽以爲卿楚則令尹莫敖司馬而太宰反屬散寮鄭衞亦不用周制以齊言之國高之官無明文及崔慶則以右相左相當國何況孟子之世七國官制尤草草國策中唯魏曾有司徒之官一見亦不足信大抵三卿者指上卿亞卿下卿而言但未嘗有司徒等名樂毅初入燕乃亞卿是其証也或曰一卿是相一卿是將

其一爲客卿而上下本無定員亦通若蔡氏之言非也

問孔子不答問陳明日遂行在陳絕糧而史記系之哀公六年計自去衛之後即如陳已而如蔡已而如葉已而自葉反蔡復在陳始有是厄則與論語不合信史記固不如信論語也然以陳蔡追隨之弟子考之游夏之年皆尚未踰十五則以爲遂在去衛之年亦難從矣先生何以定之

答是在前輩宿儒皆不能定也推排諸子之年似當在哀公六年或者本別爲一章而其章首有脫文久失去子字亦未可必所當闕之

問陳蔡以兵圍子朱子疑以陳蔡方服於楚豈有昭王欲用之而陳蔡敢出此者故定以爲哀公二年去衛之時仁山則以爲

蔡已兩屬於吳陳亦非竟臣楚者或有以之或曰絕糧在先以兵圍之又一事也其言誰是

答朱子是而仁山非也當時楚正與陳睦而蔡則已全屬吳遷於州來與陳遠是所謂如蔡者非新遷之蔡乃故蔡孔子欲如楚故入其地也蔡已非國安得有大夫乎且陳事楚蔡事吳則仇國矣安得二國之大夫合謀乎且哀公六年吳志在滅陳故楚大興師以救之卜戰不吉卜退不吉楚昭至誓死以救之陳之使楚何如感楚何如而敢圍其所用之人乎卽如所云陳蔡大夫圍之使子貢如楚以兵迎始得免是時楚昭在陳何必使子貢如楚而楚果迎孔子信宿可至孔子何以終不得一見楚昭而其所迎之兵中道而聞子西之沮又竟棄孔子而去則皆

情理之必無者古史謂孔子曾見楚昭亦無據且楚昭旋卒於陳則孔子又嘗入楚乎故朱子之疑之是也惟是朱子以爲在哀公二年則於游夏之年皆不合故其事似當在六年孔安國注以爲陳人被兵絕糧則於情爲近乃知陳蔡大夫兵圍之說蓋史記之妄也然安國被兵絕糧之說則是而以爲自宋適陳卽遭此厄則先於哀公二年是又誤矣蓋哀元年吳亦伐陳故安國因之而誤也總之當厄應在六年史記之時之可信者也絕糧則以陳之被兵孔注之事之可信者也參伍求之而其所不可信者置之可矣若謂絕糧是一次以兵圍又一次則尤屬謬語不足詰

問齊桓晉文正譎之案已經夫子論定矣而先生謂桓文事亦宜有各爲剖析者乞示之

答聖人去春秋時近所見聞必詳不僅如今日所據止區區三傳也若但以區區三傳則齊桓極有可貶不當以聖人之言遂謂高于晉文此亦論世者所不可不知也王子頹之亂衛人助逆王室大擾桓公已圖霸前後一十二年讓鄭厲公之討賊納王坐視而不之問又八年天子特賜桓公命請以伐衛桓公乃不得已以兵伐之衛人敢於抗師而桓公不校竟受賂而還曾是一匡天下之方伯而出此以視晉文之甫經得國卽討太叔豈不有光於齊十倍故嘗謂齊桓攘楚之功自純門救鄭始親魯之功自落姑始而于是存三亡國首止定世子甯母之拒鄭子華葵邱之會謝賜胙則守禮讀載書則束牲浸浸乎賢方伯矣聖人之許之或自其中葉以後否則別有所據要之其初年

未可恕也若晉文之才高於齊桓特以暮年返國心迫桑榆又適當楚勢鴟張中原崩潰之日齊桓一死而其子已曇遭楚侮非急有以攘之不可故多方設機械以創之以爲譎誠所難辭而又不久而薨不若齊桓之長年其志未申若使多享遐算其從容糾合示大信於諸侯亦必有可觀者至于請隧召王固是兩大過然正見霸者本色要之晉文之功在討賊齊桓之功在九合不以兵車皆其最大節目至於正譎之間則不過彼善於此

問　固天縱之吾丈句讀甚新但果何出幸詳示其所自

答　此本漢應仲遠風俗通亡友史雪汀最賞其說蓋多能本不足言聖亦有聖而不多能者太宰不足以知聖故有此言子貢則本未並到故曰固天縱之兼該一切將聖而又多能也則將字又字俱圓融此突過前人者

問　竹垞據漢隸分門人弟子而爲二近日李穆堂侍郎本之而吾丈不以爲然願聞其說

答　東漢泰山都尉孔宙碑陰既有弟子復有門生歐陽兗公以爲受業於弟子者爲門生也考後漢書賈逵傳顯宗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鄭元傳諸門生相與誤所答弟子問作鄭志則門生之於弟子確然不同但據楊士勛穀梁疏曰門生同門後生則是一堂之中不過年數輩行畧有區別所稱弟子云者如後世三舍之有齋長而非如兗公所云也至經傳所云門人則禮記鄭注以爲卽弟子而竹垞誤引兗公之語欲

以爲門生之受業于弟子者愚質之檀弓家語以及史記漢書更無一合卽以論孟言之已多傅會敓瑟之不敬疾病之爲臣安見其爲子路弟子也厚葬之請安見其爲顏子弟子也一貫之問安見其爲曾子弟子也治任之入揖安見其爲子貢弟子也以上數條注疏中亦間有如此者不足信祇問亥之門人可言子夏弟子但果爾則門人正弟子也何也是章非對孔子而言也家語七十弟子中有懸亶祀典疑爲鄢單之訛而闕之今乃據唐廣韻注以爲是門人也置之私淑之列不亦妄乎蓋惟究公之說本難盡信故劉孝標世說注服虔欲治春秋聞崔烈方集門生講傳乃陋姓名爲烈門人賃作食臧榮緒晉史王褒門人爲縣所役褒謂令曰爲門生來送別是門人可與門生互稱之證也門人卽弟子則門生亦非私淑可以了然而穀梁疏之言信矣竹垞一時之失未可宗也

問坫制在賈公彥儀禮疏中不甚了了那叔明爾雅疏差爲得之而終未能剖晰詳審願質之函丈

答坫本有三爾雅堮謂之坫古文作襜是乃以堂隅言郭景純所謂墀也至許叔重以爲屏墻則又是一坫其累土以庋物者又是一坫而累土庋物之坫又有三有兩楹之間之坫卽明堂位所云反坫出尊及論語之反坫也蓋兩君之好用之庋爵者鄉飲酒禮尊在房戶間燕禮尊在東楹之西至兩君爲好則必於兩楹之間而特置坫以反之有堂下之坫乃明堂所云崇坫也蓋用之庋圭者何以知庋圭之坫在堂下覲禮侯氏入門奠

圭則在堂下矣惟在堂下故稍崇之有房中之坫卽內則閣食之制也士於坫康成謂士卑不得作閣但於房中爲坫以庋食也然則同一累土之坫而庋簋者用之庋食則卑者用之方密之曰凡累土庋物者皆得曰坫是也堂隅之坫亦有二士虞禮苴茅之制饌於西坫士冠禮醮冠者待於西坫南蓋近於奧者故謂之西坫既夕記設楹於東堂下南順齊于坫是近於窓者則東坫也至屏墻之坫亦曰反坫而其義又不同郊特牲所云臺門旅樹反坫是也是乃以外向爲反黃東發曰如今世院司臺門內立墻之例是正所謂屏墻也蓋反坫與出尊相連是反尊反坫與臺門旅樹相連是屏墻之反向於外者郊特牲所云乃大夫宮室之僭論語所云乃燕會之僭而東發疑論語之反坫與上塞門相連恐皆是宮室之事不當以坫之反爲尊之反則又不然蓋反坫出尊正與兩君之好相合禮各有當不必以郊特牲之反坫強并於論語之反坫也賈氏不知坫有三者之分又不知累土之坫亦有三者而漫以爲累土之坫爲專在廟中則既謬矣又誤以豐爲坫不知豐用木坫用土豐形如豆故字從豆坫以土故字從土不可合而爲一也至周書既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坫注以四阿爲外向之室則反坫者亦屏墻也再考廣韻則葬埋之禮不備而攢塗權厝亦謂之坫是又在諸經之外者蓋亦取於累土之意

問　令尹子文陳文子事皆不見左傳故先生以爲傳聞之詞但子文之仕與已畢竟當有可考又謂子文自可以言忠而文子

并不可以言清此其中必有至理非僅考據而已願聞其說

答三仕三已當時又多以爲孫叔敖事一見於史記孫叔敖傳再見於鄒陽傳而子文事亦見國語故知其爲傳聞之難信者然孫叔實一爲令尹而已而子文亦未嘗三爲令尹子文於莊公三十年爲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讓於子玉凡在位二十八年子玉死爲呂臣纘之大孫伯又纘之成嘉又纘之是後楚之令尹不見於左傳文公十二年子越之亂追紀曰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則意者成嘉之後子文嘗再起爲令尹而仁山先生以爲子上之後裔者誤也子上死卽有商臣之變使子文是時在位豈尚可以空言忠然則子文爲令尹者再其初以讓人其後卒於位原無所謂能黜也乃必欲求合於三仕之說因謂子玉爲呂臣子上之間子文或曾以太宰執政而代其缺不知楚之執政令尹而下惟司馬又有莫敖其下則左尹右尹左右司馬而太宰仁山何所據而定之且春秋之世國老致政仍得與聞大事如知罃之稟韓厥子產之奉子皮葉公之迟居於葉亦然然則子文不爲令尹其班資更在令尹之上故閻宋之役子文先治兵而後子玉再治兵其證也仁山在宋儒中考古最精而於此事則失之要之子文治楚其功最大楚之功臣莫能先之惟誤用子玉是一失着及再起時左傳雖不載其事然時值晉霸之衰楚勢甚盛蓋亦多出其方特不知大義故不可以爲仁而於楚則自是宗臣也至若陳文子之本末則大不可問崔杼弑

君文子實早知之見於左傳是時崔慶雖强然文子亦甚爲莊公所用父子皆被任使而文子陰陽其間與聞弒逆之謀絶無一言坐待禍作無論其出奔之事不知果否即有之而不久遽返仍比肩崔慶之間覬其亡而竊政可謂清者乎其後此父子相商得慶氏之木百車而戒以慎守何清之有是又絶不可與遽伯玉之出近關者同語也蓋陳之大也成於桓子而肇基者文子熟看左氏踪跡自見誅其心直不可謂之清而聖人弟就子張所問而論之不及其他忠原論人之法也若論世者又不可以爲其所欺也

問中牟之地見於左傳見於論語見於史記漢志水經而卒無定在乞示之

答中牟有二其一爲晉之中牟三卿未分晉時已屬趙其一爲鄭之中牟三卿既分晉後鄭附於韓當屬韓臣瓚以爲屬魏者非也左傳所云中牟晉之中牟也即史記趙氏所都也漢志所云中牟則鄭之中牟也而班氏誤以趙都當之故臣瓚詰其非以爲趙都當在漯水之上杜預亦以滎陽之中牟回遠非趙都其說本了然道元强護班志謂魏徙大梁趙之南界至於浮水無妨兼有鄭之中牟不知終七國之世趙地不至滎陽而獻子定都時魏人未徙大梁則其說之妄不待深究且鄭之中牟並不與浮水接其謬甚矣惟是臣瓚以爲趙之中牟當在漯水之上則孔穎達亦闕之以爲不知何所案據小司馬但言當在河北而終不能明指其地張守節則以湯陰之牟山當之按左傳

趙鞅伐衞遂圍中牟是正佛肹據邑以叛之時則晉之中牟與衞接其地當在夷儀五鹿左右顧祖禹曰湯陰縣西五十里有中牟城所謂河北之中牟也按湯陰縣有中牟山三卿所居皆重地韓氏之平陽魏氏之安邑是也趙氏之所重在晉陽而都在中牟則其險亦可知不知何以自是而後中牟之名絶不見于史傳鄭之中牟至漢始得名其前乎此絶不聞有中牟之名班志不審而誤綴之酈注亦强圭之僕校水經渠水篇始畧爲疏證而得之

趙氏分國其險固自在晉陽而富盛則數邯鄲至於滏口河北則中牟亦一都會蓋有漳水之固與鄴相連河北之險莫如鄴次之卽中牟是要地也須知古人定都之所必非草草也

管子五鹿中牟鄴皆桓公所築以衞諸夏嘗考此三邑者皆狄人所以窺中夏之路是時狄患方殷故桓公築此三邑以爲扞城晉衞二國皆以此禦狄也

三卿分晉魏得鄴全有障水之險故其後趙以中牟子魏易其浮水之地取其地界相連也國策樓緩以中牟反入梁史記趙悼襄王元年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則又嘗歸趙及末年魏人以鄴予趙中牟之復歸于趙不待言矣

問　謝文節公疊山謂武王之立祿父仍使之爲殷王盡有商畿內之地與周並立而命三叔以監之其位號如故也斯與滅繼絶之心故伯夷雖采薇西山見周之能悔過遷善雖死無怨而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武庚既死始降王而爲公以封微

子故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曡山自言此說得之韓潤泉之論語解其說甚新未知如何

答 是說也穆堂閻學最賞之以爲足徵千古之謬然愚未敢以爲然潤泉之書今不傳若曡山之取之則固有爲言之不必深校其事之果然與否也民無二王使武王果不欲絶殷命何不立微子而已仍以西伯事之乎向亦嘗以是言正之閻學以爲此等皆新說不可解經也

問 鄭東谷謂孔子教孟孫以無違謂無違僖子之命而學禮也斯近世毛西河之說所自出疑亦可從

答 朱子之說自屬是時凡爲大夫者之明戒其義該備東谷之說亦可從但校狹耳

問 鄭東谷曰塞門反坫必桓公以管仲有大功而賜以邦君之禮舉國之人皆以爲仲所當得而仲亦晏然受之所以特名其器之小不然仲方以禮信正桓公豈自爲是乎

答 東谷之言甚工然亦未必伯者君臣大抵守禮於外犯禮於內桓公受胙不以王止其拜而必下拜禮也庭燎之事則居然行之矣管仲辭王上卿之賜則雖君强賜之亦不受也

問 水火吾見蹈而死未見蹈仁而死東谷以爲畏仁甚於畏水火如何

答 集注之說自民非水火不生活來東谷之說自避水火來東谷似直捷然集注不欲薄待斯民則勝矣蓋古注馬融之說集

注所本王弼之說東谷所本

問　微子去之東谷以爲去而之其國也是否

答　微子先抱祭器歸周之說自妄東谷說是也其後武王克殷微子來見復其位亦卽復其所封微國之位及武庚誅始移而封之宋徐闇公不知復位之卽爲復其微國故疑以爲微子若與武庚同在故都安得武庚反時絕無異同之迹而因以爲未嘗有來歸復位之事則又非也微在東平之壽張春秋時屬魯所謂鄆也水經載有微子之冢微子兄弟終身不稱宋公而微子反葬於其先王所封之地其忠盛矣

問　冉子爲子華之母請粟或以爲伯牛益以尸子數孔門六侍曰節小物伯牛侍此共證也然否

答　是屈翁山之言也所引尸子雖佳然檀弓伯高之喪孔氏使者未至冉求束帛乘馬而將之亦足以爲是事之證則無以定其爲伯牛也論語稱子者自曾閔有三子外惟冉求則以稱子之例校之終未必是伯牛也

問　王厚齋云史記仲尼弟子顏高字子驕定八年傳公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邱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豈卽斯人與家語作顏刻孔子世家過匡顏刻爲僕古者文武同方冉有用矛樊遲爲右有若與微虎之宵攻則顏高以挽强名無足怪也先主昨數七十二弟子卒於夫子之前者何以不及顏高是必有說

答　厚齋先生考古最覈獨是條稍不審按孔門之顏高少孔子

五十歲見於家語然則生於定公之八年陽州之役益別是一顏高也獨是史記家語之年亦多不可信者亞聖與伯魚之死其年至今莫能定況其餘乎若以少孔子五十歲計之過匡之歲定公之十四年也顏高亦止七歲耳凡此皆無從審正矣惟是不問其生之年但以其死定八年鑿陽州而何以十四年尚能御孔子以過匡是則厚齋之踈也已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三百零七終

皇清經解卷三百零八

學海堂
鄞全庶常祖望著

經史問答

大學中庸孟子答盧鎬問

問　其次致曲謂善端發見之偏者先儒謂至誠所發亦只是曲但無待於致耳其說然否

答　此朱子之說也而窒未合至誠未嘗無所致但所致者非曲蓋至誠得天最厚未發則渾然天命之中中豈可以謂之曲已發則油然率性之和和豈可以謂之曲故至誠雖未嘗廢人事而致中也非致曲也致和也非致曲也其次未能合乎中和之全量則必用功於所發以溯其所存故其中之所存既有偏而其和之所發亦有偏則謂之曲若至誠之所發可以謂之端不

可以謂之曲朱子遂以曲字當端字是未定之說也觀其章句曰善端發見之偏則亦不竟以端目之矣故愚謂致曲者卽其次之所以致和也蓋致中之功難以遽施則必先致和然必先致曲而後能致和致和而漸進於致中斯其次復性之功所謂自明而誠者也

問七十二家格物之說令末學窮老絕氣不能盡舉其異同至於以物卽物有本末之物此說最明了蓋物有本末先其本則不逐其末後其末則亦不遺其末可謂盡善之說而陸清獻公非之何也

答以其爲王心齋之說也心齋非朱學故言朱學者詆之心齋不甚攻古也而不知元儒黎立武是說乃其自得之言蓋心齋

阜言之黎之學私淑於謝艮齋謝與朱子同時而其學出於郭兼山則是亦程門之緒言也朱子或問雖未嘗直指爲物有本末之物然其曰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外而至於人遠而至於物極其大則天地古今之變盡於小則一塵一息是卽所謂身以內之物曰心曰意曰知身以外之物曰家曰國曰天下也蓋語物而返身至於心意知卽身而推至於家國天下更何一物之遺者而況先格其本後格其末則自無馳心荒遠與夫一切玩物喪志之病程子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者其義已交相發而但以一物不知爲恥者適成其爲陶宏景之說也故

心齋論學未必皆醇而其言格物則最不可易蕺山先生亦主之清獻之不以爲然特門戶之見耳總之格物之學論語皆詳之即以讀詩言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格物之學在身心者誦詩三百授之以政格物之學及於家國天下者事父事君格物之大者多識於鳥獸草木格物之小者夫程子謂一草一木亦所當格後儒議之而陽明以格竹子七日致病矣然不知多識亦聖人之教也蓋聖人又嘗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矣又曰不知爲不知矣程子亦嘗有曰不必盡窮天下之物矣祭而觀之則草木鳥獸之留心正非屑屑於無物之不知而如陽明所云也是則格物之說可互觀而不碍也

問禮云昭穆以序長幼則是序昭穆時已序齒矣蓋昭與昭齒亦有不序及羣昭之長幼而溷列之者穆與穆齒未有不序及羣穆之長幼而溷列之者然則又何以更待燕毛也蔡文成謂序昭穆時必亦序爵其說雖於禮經無所徵然容有之蓋序昭穆而又序爵則又不能盡序齒者也直至燕毛而後得序之然否

答善哉問也序昭穆則即序齒云而其中義例尚多故不能純乎序齒文成於三禮之學未深故語焉而不詳蓋序昭穆非漫取昭穆而序之必先序宗法假如伯禽以周公之後稱大宗蔡衛以下俱屬焉諸國之子孫雖有長於魯者弗敢先也其何以序齒又必序族屬之遠近假如太王之昭再傳其與文王之昭兄弟也然而各有一族則各爲一列近者先遠者後祭統所謂親疎之殺是也其何以序

齒兼以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則畿內之公卿大夫士序於五服公侯伯子男之上是宰周公雖係周公之支屬而反序於魯君之上其何以序齒是皆文成所未及也然則序昭穆之中其條目極多故必別有序齒之法向來無人理會及此

問西河謂燕毛亦兼異姓殊爲異聞然否

答是妄言也蓋誤讀祭統而爲此說祭統尸飲五而後君以瑤爵獻卿尸飲七而後君以玉爵獻大夫尸飲九而後君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是乃九獻時賜爵之禮注疏家謂本主侯不與焉由是加爵既畢則行旅酬外諸侯亦豫矣然而皆兼有異姓然則總之非燕私之禮也直至既徹而後異姓之賓退則序爵爵同則序齒是固兼有異姓然所及止於內諸侯而外諸

歸之祖同姓則燕其說明見楚茨之詩

問朱子謂序齒之中擇一人爲上座不與眾齒然否

答朱子之學極博其說必有所出今攷之不得是必齒最長而德與爵又最尊者前惟召公畢公後惟衛之武公足以當之不然恐亦不過依齒爲序而已

問天下國家可均謝石林觀察之說甚佳然則朱子竟以平治二字詁之得無過與

答均字亦只得詁爲平治要之平治自有分際管仲之分四鄉頒軍令是用強國子產之正封洫定廬井是用弱國俱說不到時雍於變地位故但曰可均朱子亦未嘗說到平治極處

問身有所忿懥諸語吳季子薛敬軒之說先生皆以爲未盡願

詳示一通以入講錄

答是章乃誠意以後觀心之功而諸儒言之皆淺謂有所忿懥則必有不當怒而怒者有所恐懼則必有不必畏而畏者薛敬軒亦云然夫不遷怒亦是難事然進而止之則雖所當怒而疾之已甚雖所當畏而過有戒心便是不得其正必須補此一層於義始完吳季子之說更粗其謂好樂不得其正如好貨好色樂驕樂樂佚游憂患不得其正如憂貧患得患失此豈是誠意以後節目蓋本屬可好可樂之事而嗜之過專則溺本屬當憂當懼之事而慮之太深則困如此方是官衙上錯路也

問大學楚書本無專指故康成注引春秋外傳楚語王孫圉事復引新序昭奚恤事以並証之朱子但指楚語必有意而方朴山以爲非未知誰是

答朱子之去取是也新序說苑並出劉向之手然最謬謬大抵道聽塗說移東就西其於時代人地俱所不考嘗謂古今稱善校書者莫如向然甘實粗疏不足依據即如此條明是蹈襲王孫圉之事而稍改其面目然又舛錯四出夫昭奚恤乃春秋以後人以國策史記考之大抵當楚宣王時而是條所指葉公子高令尹子西則昭王時人若司馬子反則共王時人至大宗子敖則其人從無所見乃昭奚恤皆與之同班列其妄甚矣況昭氏出於昭王今乃得與昭王之祖共王之臣比肩是則眞妄人所造也又黍之章懷後漢李膺傳注所引大宗作太宰子敖作子方而大宰子方在春秋之世亦無其人及觀李固傳所上疏

曰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爲之罷兵則又笑曰劉向以王孫圉之事移之昭奚恤而此又以昭奚恤之事還之王孫圉眞所謂展轉傳譌者試令攻朱子之徒博考而平心以質之將何說以處此新序說苑之誤不可勝詰其顯然者晉文公與欒武子同時晉平公與舅犯同時晉靈公與荀息同時介之推與孔子同時楚共王與申侯同時楚屈建與石乞同時而樂王鮒亦與葉公同時又甚者以城濮之師屬之楚平王乃攻朱子者欲奉此以爲異聞疏矣

問 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韋注文子司馬子期之子而不見於內傳不知卽淮南所云魯陽文子否所謂梁者何地

答 是時有三梁曰少梁曰大梁皆非楚地曰南梁則惠王之所與也內傳所謂襲梁及霍卽其地也酈道元曰春秋周小邑也於戰國爲南梁蓋周之南楚之北也其地尚有魯公陂魯公水又謂之陽人聚春遷東周君之地然則本周地是時已入楚但淮南所稱魯陽文子與韓戰麾戈挽日是時安得有韓諸子故多誕妄不足信也子期之子見于內傳者二曰寬曰平

問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朱子謂義無氣則餒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朱子謂氣無義則餒呂忠公大愚不然其說而朱子力闢之然考之程子則無是餒也便是氣無義以爲配則餒故必有事於集義是卽忠公之說也何以朱子不從也如程呂則上下文本一氣如朱子則是兩扇義無氣則餒是別有養氣之功氣無義則餒是雖善養而仍須集義得無失之支乎願求

明教

答

程呂之言是也自有生之初而言氣本義之所融結而成渾然一物並無事於言配也有生之後不能無害則義漸與氣漓而爲二故必有事於義使之與氣相配是以人合天之說也配義則直養而無害矣苟無是義便無是氣安能免於餒然配義之功在集義集者聚於心以待其氣之生也曰生則知所謂配者非合而有助之謂也蓋氤氳而化之謂也不能集而生之而以襲而取之則是外之也襲則偶有合仍有不合而不慊於心氣與義不相配仍不免於餒矣本自了然不知朱子何以別爲一說以爲必別有養氣之功而後能配義不然則氣餒又必有集義之功而後能養氣不然則氣餒是萬不可通者也故三原

王氏懋竑公石渠意見非之梨洲先生亦非之

問

孔子之拜陽虎孟子援大夫有賜於士之文釋之朱子謂陽虎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先儒疑焉或謂陽虎當時枋政雖陪臣而儼以大夫自居聖人亦遜以應之夫歌雍反坫臺門旅樹在當時之僭妄固不足怪況陽虎當逆節未萌時已欲以輿璠葬季孫不顧改玉之嫌則其枋國亦又何所忌憚但陽虎卽以此來要之聖人必無詘身避禍如陳仲弓之於張讓者非天子無所稽首孟武伯且知之豈孔子而反有愧焉或以周禮除上大夫卽正卿外尚有小司徒小司馬諸大夫而左氏有邑大夫家大夫屬大夫論語有臣大夫西河毛氏之說以曲解陽虎之可稱大夫然小宰以下諸官乃副貳而非家臣又皆以公族居

之如臧孫氏施氏子服氏之流若家大夫邑大夫輩則雖冒大夫之名而實則士故必冠之曰家曰邑又安得援大夫之例以臨士而士亦竟俛首以大夫之禮答之者敢問所安

答　前說本漳浦蔡氏後說本蕭山毛氏皆非也嘗考小戴禮玉藻篇有云大夫親賜於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敵者不在拜於其室則是大夫有賜無問在與不在皆當往拜若不得受而往拜者是乃敵體之降禮陽虎若以大夫之禮來尚何事瞰亡正惟以敵者之故不得不出此苦心曲意而乃謂其所行皆爲大夫之故事則不惟誣孔子亦并寃陽虎也或曰然則孟子非與曰孟子七篇所引尚書論語及諸禮文互異者十之八九古人援引文字不必屑屑章句而孟子爲甚乃至汝漢淮泗之水道

所誤舉之則此節禮文或隨舉而偶遺所以有失要之孔子所行者是玉藻非如孟子所云也若孟子下文謂陽貨先焉得不見亦未能發明孔子之意蓋使陽貨以大夫之禮來雖先不見也孟子才高於此等不無疏畧耳曾記明徐伯魯禮記集註中微及此意而未盡愚故爲之暢其說

問　周公弟也管叔兄也邶鄘謂周公以管叔爲弟管叔以周公爲兄而朱子更之如邶鄘則似於孟子之文不順但先生曰周公自是文王第四子請言其詳

答　太史公以周公爲行在第四是管叔之弟賈逵以爲行在第七則并是蔡霍二叔之弟邶鄘以爲行在第三則是管叔之兄賈逵所據蓋左傳富辰所次文昭之序但富辰之言似是錯舉

非有先後如謂實有先後則畢公在十亂之中毛叔亦奉牧野明水之役而均少於康叔聃季萬不可信況如富辰之序是蔡郕霍皆周公兄皇鼬之盟魯衛均在但聞蔡爭長於衛何以不聞爭長於魯是又了然者也然則賈逵之說不問而知其非若史公之與邠卿諒必各有所據然史公與孟子合朱子所以從之而荀子亦以管叔爲兄則邠卿恐非矣

問　漢人古今人表以顏濁鄒爲顏涿聚而孫疏以顏讐由爲顏濁鄒其說誰是

答　濁鄒子路妻兄見史記孔子世家索隱疑其與孟子不合其實無所爲不合也孔叢子言讐由善事親其後有非罪之孰子路哀金以贖之或疑其私于所昵而孔子白其不然則於妻兄有證是讐由卽濁鄒孫疏之言是也孔子在衛主伯玉亦主讐由則讐由之賢亞於伯玉因東道之誼而列於門墻固其宜也至涿聚則齊人也呂覽言其少爲梁父大盜而卒受業於孔子得爲名士亦見莊子然則於衛之讐由無豫矣涿聚死事於齊見左傳犁邱之役然則顏涿聚者顏庚也非濁鄒也張守節附會以字音更不足信

問　梨洲黃氏謂夷羿篡逆之罪滔天何暇屑屑校其師弟之罪況有窮死於寒浞非逢蒙也蓋古司射之官多名羿逢蒙所殺別是一人非夷羿然否

答　孟子不過就所傳聞論之不必及其篡弒也古司射之官多名羿誠有此說然謂有窮死於寒浞以是知其非逢蒙則又不

然王逸注楚辭曰羿田將歸寒浞使逢蒙射殺之非明證與左傳曰寒浞使家衆蓋亦指逢蒙也況後世如王莽司馬昭劉裕之徒豈必手自操刃者此等皆所謂無關大義不足深攷者黃氏之學極博是言蓋本之吳斗南然亦有好爲立異之失不可不知也

問孟子弟子宋政和中以程振之請贈爵一十八人皆本趙注孫疏乃滕更明有在門之文卽趙注亦曰學於孟子而祀典遺之朱子僅取一十三人又去其五願聞其說

答樂正子萬章公孫丑孟仲子陳臻充虞徐辟陳代彭更公都子咸邱蒙屋廬子桃應趙注孫疏朱注所同也季孫子叔高子趙注孫疏所同而朱注不以爲然浩生不害益成括本不見於趙注但見於孫疏而朱注亦不以爲然朱注之去取是也季孫子叔本非是時人以爲季孫聞孟子之辭萬鍾而異之子叔亦從而疑之趙注之謬未有甚於此者也故相傳明世中會經罷祀而今孟廟仍列之殆沿而未正與以高子爲弟子蓋以山徑茅塞之語似乎師戒其弟故以爲學他術而不終然小弁之言孟子稱之爲叟則非弟子矣經典序錄有高行子乃子夏之弟子厚齋王氏謂卽高子則亦恐非弟子矣告子名不害趙注以爲嘗學於孟子者若浩生不害則趙注本曰齊人未嘗以爲告子孫疏疑以爲告子而浩生其字不害其名夫浩生不害固非告子卽告子亦恐非孟氏弟子孫疏特漫言之不知祀典何以竟合爲一是則謬之尤者至盆成括則在孫疏亦但言其欲學

於孟子非質言其爲及門也元吳萊作孟氏弟子列傳一十九人則似仍政和祀典之目而增之以滕更其增之可也仍列此五人者則泥古之過也今孟廟且以子叔爲子叔疑則是據朱注而增趙注又謬中之謬也

問　然則先生以告子爲公孫龍子之師者何據

答　是東萊先生之說而厚齋引入漢書藝文志疏證者也蓋以其白羽白雪白玉白人白馬之問答也孟子殆以其矛刺其盾也

問　告子名不害見趙注厚齋又曰告子名勝誰是

答　告子名不害亦見國策注而文選引墨子則又曰告子勝或有二名否則其一爲字也

問　事親從兄之道孟子以括仁義知禮樂五德朱子於禮則曰節之密於樂則曰樂之深似原未嘗以制作之禮樂言之故蔡文成公謂足蹈手舞不必泥在樂字說只是手足輕健之意先生以爲不然何也

答　蔡氏之說蓋求合乎朱子不知其不合於孟子古來聖人言語中極言孝弟之量者始於孔子其論大舜推原其大德受命之由本於大孝其論武周推極於郊社禘嘗之禮樂以爲達孝曾子申之以上老老民興弟爲平天下之大道行子申之以孝弟則犯亂不作爲仁之本其言之廣狹各有所當而義則一而最發明之者爲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曰達之天下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而尤暢其說於是

章綜羅五德至於制禮作樂之實不外乎此河間獻王采樂記亦引孔子之言以爲宗祀明堂所以教孝享三老五更於太學晃而總干執醬執爵所以教弟皆是章之疏證也如此解節文解手舞足蹈方有實地文成以爲舞蹈只是手足輕健之意則是不過布衣野人之孝弟耳孟子意中却不然豈必究其極而言之而後見孝弟之無所不包若夫雖有其德苟無其位則一身一家之中手舞足蹈之樂亦自在而究未可以言禮樂之全量是愚說足以包文成之說也文成之說未足以包愚說也況朱子亦未嘗謂禮樂祇就虛說也

問　先生之說令人豁然乃知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然非聖人在天子之位者其於禮樂之實總未能盡故事親如曾子孟子亦祇曰可也然否

答　孝弟之量原未易造其極故古今以來所稱孝弟不過至知而弗去一層其於禮樂二層皆未到便到得知而弗去一層已是大難假如尹伯奇履霜之操尹伯封彼黍之詩天然兄弟兄則事親弟則從兄皆是賢者然吉甫非竟頑父也不能化而順之終是本領不到其餘如申生急子壽子司馬牛匡章皆值父兄之變甚者以身爲殉不然者棄家蕉萃以終其身其志節可哀而使聖人處之其節文之處自有中道諸君恐尚多未盡善處是其於禮之實尚待擬議況樂乎彼其繁寃悲怨足以感動天地然不足以語樂而生生而至於舞蹈也是非大舜不能也故孟子下章即及舜之事親而天下化蓋以類及之也其安常

履順而極其盛則武周矣周公於管蔡之難非不値其變也然其成文武之德者大破斧鉞斯之恫不足以玷其麟趾騶虞之仁也是則禮樂之極隆者也然則曾子固尚未造乎此

問　然則無位者之孝弟至於曾閔尚未足盡禮樂之實耶則三代以下竟無足語此者矣

答　曾閔亦自是造得九分矣曾子以皙爲之父處其常閔子乃處其變然閔子竟能化其父母大是不易到此便是足蹈手舞地位曾子之養志便是惡可已但校之聖人或尚少差耳

問　遂有南陽按晉之南陽曉而齊之南陽僅一見於公羊傳所云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一見於國策所云楚攻南陽閻百詩以爲泰山之陽本是魯地特久爲齊奪者似得之而先生以爲南陽卽汶陽其說果何所據

答　此以漢地志及水經合之左傳便自了然蓋山南曰陽是南陽所以得名也水北曰陽是汶陽所以得名也春秋之世齊魯所爭莫如南陽隱桓之世以許田易泰山之祊是南陽向屬魯及莊公之末則已似失之故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然僖公猶以汶陽之田賜季友則尚未盡失而魯頌之祝之以居嘗與許嘗亦有南陽之境蓋大半入齊矣自成公以後則盡失之蓋汶水出泰山郡之萊蕪縣西南過嬴縣桓三年公會齊侯於嬴者也又西南過牟縣牟故魯之附庸也又東南流逕泰山又東南流逕龜陰之田卽左氏定十年齊所歸也又東南流逕明堂又西南流逕徂徠山又南流逕陽關卽左氏襄十七年逆臧孫

之地又南逕博縣卽左氏哀十一年會吳伐博者也又南逕龍鄉卽左氏成二年齊侯圍龍者也又南逕梁父縣之蒲裘城左氏隱十一年所營也又西南逕剛縣漢之剛乃春秋之闡其西南則汶陽之田又西南則棘左氏成三年所圍也又西南爲遂左氏莊十三年齊所滅也又西南爲下讙左氏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之地又西南爲邳則叔孫氏邑又西南爲平陸按左氏鄆讙龜陰陽關皆齊魯接境地通而言之皆汶陽之田而皆在泰山之西南汶水之北則汶陽非卽南陽乎故愼子欲爭南陽亦志在復故土孟子則責其不敎民而用之耳

問爲諸侯憂朱子以爲附庸之君縣邑之長古注以爲列國諸侯梨洲黃氏主古注若據本文原不屬天子言則與上節之爲諸侯度不同似當以朱子爲是

答古注之說校勝試觀僖公四年桓公欲循海而歸轅宣仲謂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供其資糧屨屨國必甚病哀公時吳爲黃池之會過宋欲殺其丈夫因其婦人覇者之世役小役弱不可勝道豈但徵百牢索三百乘而已朱子以附庸之君言之則亦是列國諸侯之小者其義可互備也況春秋之晚雖魯亦困於征輸願降而與邾滕爲伍而杞至自貶爲子則其與附庸之君相去不遠愚故謂古注亦不甚異於朱子也

問社稷變置之說邾卿但云毀社稷而更置之則非更其神也故朱子謂毀其壇壝而更置之則與國君之變置不同孫疏曰更立社稷之有功於民者其說異于本注梨洲黃氏主之當何

所從

答當以孫疏爲是蓋古人之加罰于社稷有三等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乃暫停其祭是罰之輕者又甚則遷其壇壝之地罰稍重矣又甚則更其配食之神罰最重然亦未嘗輕舉此禮蓋變置至神亦所關重大故自湯而後宰有行者嘗謂國家之于水旱原恃乎我之所以格天者而未嘗以人聽於神陰陽不和五行失序于是有恆雨恆暘之咎原不應於社稷之神是咎且亦安知社稷之神不將大有所懲創于國君而震動之使有以知命之不常天之難諶而吾乃茫然於其警戒之所在反以其跋扈之氣責報于天文過于已是取滅亡之道也乃若聖王則有之聖王之於天地其德相參其道相配而其自反者已極盡而無憾故湯之易稷是也夫天人一氣也在我非尸位則在神爲溺職雖黜之非過矣然其所黜者乃配食之神而非其正神也其正神則無從易也蓋先王所以設爲配食之禮非但爲報始已也正以天神地祇飛揚飄蕩昭格爲難必藉人鬼之素有功于此者通其志氣是故大之則爲五方之有五帝而其下莫不有之社以勾龍稷以柱與棄是也故梨洲謂郊祀配天固是尊其祖父而亦因其祖父之功德之大足以與天相通藉以達其感孚昭格之忱此實有至理精意焉然則社稷不能止水旱又何咎之辭但是可爲賢主道而不可爲慢神之主道也魯穆公暴巫焚尪縣子尚以爲不可況其進于此者故孫疏變置之說是也而未可輕言之也北夢瑣言載潭州馬希聲以旱閉南嶽

廟事可爲慢神之戒

問厚齋援唐人李陽冰之說以証朱注則似變置反以報社稷者似非孟子所謂變置也其說如何

答厚齋所引陽冰之事得其半失其半按陽冰令縮雲大旱告于城隍之神五日不雨焚其廟此乃行古禮也及期雨合霑足陽冰乃與耆老吏民白西谷遷廟于山顛以荅神休此蓋因前此焚廟之禱嫌其得罪于神而更新之不爲罰而爲報是亦變通古禮而得之者厚齋于其未雨以前之事不序則不足以証更置之罰矣陳后山曰句容有盜遷社稷而盜止是則足以証朱注者

問漢人以禹易社之配宋人以契易稷之配豈亦因水旱而有更置耶其說安在

答是則妄作也以禹配社猶可以契則謬矣商先公之有功水土者有冥然可以配社不可以配稷

問左氏昭十有七年鄭大旱使屠擊等有事于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于山藪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夫斬木蓋亦變置之意也而子產以爲非是其說與孟子異先生以爲若何

答斬木其實是古禮即變置之意也子產以爲非者即愚所謂未可輕言之意須知古人于此自有斟酌雲漢之詩曰靡神不舉正與八蜡不通之說並行不悖未有毅然以蔑絕明祀自任者

問陳仲子之生平孟子極口詆之國策中趙后亦詆之厚齋王氏則又稱之其說誰是

答厚齋先生之言是也仲子若生春秋之世便是長沮桀溺荷蓧荷蓧楚狂晨門一流然諸人遇孔子則孔子欲化之仲子遇孟子則孟子力詆之便是聖賢分際不同須知仲子辭三公而灌園豈是易事孟子是用世者乃伊尹之任一路上人故七篇之中不甚及隱士逸民較之孔子之惓惓沮溺一輩稍遜之矣平情論之若如孟子之譏仲子以母不食以兄不食直是不孝不弟然仲子豈眞不食於母不過不食於兄其兄之蓋祿萬鍾雖未知其爲何如人然諒亦未必盡得於義故仲子了然長往但觀其他日之歸則於寢門之敬亦未嘗竟絕孟子責之過深矣故厚齋謂其清風遠韻視末世狗利苟得之徒如腐鼠乃公允之論若趙后何足以知此彼第生於七國之時所謂天子不臣諸侯不友之士不特目未之見抑亦耳未之聞而以爲帥民出於無用亦豈知隱士逸民之有補于末俗正在無用中得之也愚非敢學先儒之疑孟亦因都講之問欲持其論之平耳

問牢我不死於舒州之難先正辨之已悉野處洪文敏公據賢於堯舜之語以爲當在孔子身後闇潛邱極稱之而吾丈以爲不然何也

答謂牢我死於舒州之難亦不害其爲賢者蓋考呂覽說苑則是牢我爲簡公死非爲陳恆死不過才未足以定亂耳其死較子路似反過之史記誤以爲陳恆之黨故曰孔子恥之而索隱

又以爲闕止之訛則春秋同時同名之人往往有之晉有二士匄魯有二顏高齊有二賈舉并同姓矣何必舒州之難死者不可有二宰我乎蓋但當知宰我之所以死不必恥則不必諱若以賢於堯舜之語爲弟子稱頌其師必當在身後是則野人之言也孔子之卒高弟蓋多不在如閔子仲弓漆雕開皆絶不見疑其已卒而三年治任入揖子貢則是子貢之年最長其長于子貢而尚在者惟高柴以哀十七年尚見於蒙之會又冉有亦尚仕季氏蓋皆以居官不在廬墓之列宰我於史記家語不載其年雖未知其長於子貢與否然此後並無宰我出處踪跡則先死又何疑要之此等事去古遠無足深考潛邱之言多見其

遷

問孟子在宋或以爲辟公時吳禮部據孟子稱之爲王以爲康王偃也康王之暴孟子何以肯見之故亦有以爲辟公者然恐以禮部之言爲是

答潛邱謂孟子去齊適宋當周愼靚王之三十年正康王改元之歲宋始稱王是也孟子不見諸侯故問答止於梁齊小國則滕而已雖曾游宋而於康王無問答則不足以定其見與否也然所以游宋則亦有故蓋康王初年亦嘗講行仁義之政其臣如盈之如不勝議行什一議去關市之征進居州以輔王斯孟子所以往而受七十鎰之餽也謂孟子在辟公時游宋蓋是鮑彪其考古最疏畧

問章子之事見於國策姚氏引春秋後語証之所紀畧同吳禮

部曰孟子以爲子父責善而不相遇恐卽此事然如國策所云何以言責善況在威王時頗疑與孟子不相接

答　章子見於國策最早當威王時據國策威王使章子將而拒秦威王念其母爲父所殺埋于馬棧之下謂曰全軍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章子對曰臣非不能更葬母臣之母得罪臣之父未敎而死臣葬母是欲死父也故不敢軍行有言章子以兵降秦者三威王不信有司請之王曰不欺死父豈欺生君章子大勝秦而返國策所述如此然則所云責善蓋必勸其父以弗爲已甚而父不聽遂不得近此自是人倫大變章子之黜妻屏子非過也然而孟子以爲賊恩則何也蓋章子自勝秦以前所以處此事者本不可以言過然其勝秦而還則王必葬其母矣而章子之黜妻屏子終身如故是在章子亦以恫母之至不僅以一奉君命得葬了事未嘗非孝而不知是則似於揚其父生前之過自君子言之以爲非中庸矣故孟子亦未嘗竟許之而究之於其遇諒其心蓋章子自是至性孤行之士曉近所不可得雖所行未必盡合而直不失爲孝子如宋儒楊文靖公張宣公言則其貶章子有太過者但章子之事未必在威王之世則誠如賢者所疑威王未嘗與秦交兵前此當秦之獻公正所謂六國以戎狄擯秦之時其後則孝公方有事于攻魏故威王三十六年之中無秦師齊秦之鬬在宣王時而伐燕之役將兵者正是章子則恐其爲誤編于威王策中者卽不然亦是威王末年

問　京山先生解孟子謂陳侯周非其名按之史記誠然顧謂周

者忠也司城蓋因陳亡而殉者陳之忠臣也梨洲先生取其說是否

答據史記則陳侯固不名周但左傳史記世本諸家所載諸侯之名異同亦多如左傳鄭子儀在史記則曰子嬰左傳鄭僖公髡頑史記則曰惲而小司馬又曰髡原史記鄭武公掘突譙周曰突滑左傳宋景公欒史記則曰頭曼漢書古今人表曰兜欒史記宋王偃荀子作獻漢書律厤志魯諸公名尤多殊班氏以小字附于下蓋多出世本如此之類不可悉舉則安在陳侯名周不又各有所本可不必深考也至京山訓周爲忠歷証之商書太甲篇國風都人士篇小雅皇華篇左傳穀梁傳國語皆有之則以周爲忠正與下文觀所爲主相合未嘗不可但謂司城是殉陳而死者不知何所見而言之愚未敢信也

問陶山陸氏埤雅亦新經宗派之一也聞其尚有爾雅新義又有禮象大抵當與埤雅出入否

答爾雅新義僕曾見之惜未鈔今旁求不可得矣禮象則未見仍埜以爲即是埤雅草稿陶山在荆公門下講經稍純然如埤雅卷首即謂荆公得龍睛會魯公得龍脊則大是妄語不知陶山何以有此也

問爾雅釋言律遹述也郭注以爲敘述之辭而邢疏曰律管所以述氣則與郭注各是一說

答張南漪曰郭注是也律本是聿誤作律堯典曰若之曰注曰古與粤越通詩遹駿有聲注以爲與聿同然則曰粤越聿遹五

字皆發語詞郭注以爲敘述者是已邢疏謬詩曰嬪于京郭注引之亦作聿

問爾雅水自河出爲灤漢爲潛江爲沱汝爲濆淮爲濟見於尚書與詩而濟爲溥洛爲波渦爲洵潁爲沙更無所見不知是何水邢疏漏畧不詳

答諸條皆見於水經不知邢疏何以不及但水經亦有不可盡信者即諸書所言亦多不合河之爲灤當在雷夏而酈注兼以之解關中之雍則謬也若說文以灤爲汳水亦非也江之爲沱水經兼載孟州之沱荆州之沱顧宛谿曰孟州之沱乃湔江而湔爲蜀相開明所鑿酈注明言之非禹貢之沱矣或又欲以成都內外江當之則二水爲秦守李冰所導益非禹貢之沱矣唯

師古所指湖廣枝江之水支分而後入大江者可以當禹貢之沱宛谿之說甚覈然則益州之沱未有考也漢爲潛即水經之涔水篇然亦尚有疑者詳見愚所說水經中淮爲澭則澭者實水厓之通稱不知何以專歸之淮酈注以爲游水汝爲濆即灂水非河水篇之濮水也一名汾水毛傳誤以曲防解之然則雖其見于尚書與詩者亦正未易了了也而況其疏漏不詳者乎乃若濟之爲澭則道元以爲定陶汜水汝之爲灂道元以爲岡縣闡亭之洗水是亦以灂之合于闡而言之洛之爲波道元以爲門水穎之爲沙道元以爲潩但引呂忱之詁而無其地汜水洗水門水不知果否是爾雅所指與否若沙水則明是黃蕩渠水之一支讀作蔡水非潩水也

問沙之讀蔡不但郭氏無注邢氏無疏而陸氏亦無音先生果何所出乎

答見許氏說文而水經注引之卽鴻溝也左傳所謂沙汭也北魏書有蔡水卽沙水胡梅磵引水經注亦通作蔡郭氏偶失之耳

問大山宮小山霍本連解作一句宋晁補之作二句竟對解之自是晁氏之謬否

答古人似原有二種讀法水經注第三十二卷泚水篇引開山圖濊山圍繞小山曰霍而第四十卷霍山下亦引爾雅曰大山宮小山曰霍斯郭氏之說也然第三十九卷廬江水篇又引爾雅大山曰宮則晁氏之說矣亦非無據也

問論語蕭墻之內羅存齋爾雅翼以爲取蕭祭脂之蕭其說甚怪不知是否

答存齋爾雅翼極精然是說則恐未然蓋蕭墻是屏墻舊人如鄭康成劉熙皆指朝之屏故以蕭字解蕭字亦有合于六書之旨若存齋則指爲廟之屏故以取蕭爲證謂援神怒以怵季孫則其說誕矣

問爾雅釋草鉤芙掇說文則是重名據正義則是二名不知誰是

答說文鉤芙一名苦芙則是重名邢疏誤也

問陶山存齋其於爾雅爲巨子近世浮山堂通雅以視二先生不知何如

答藥地不能審別僞書故所引多無稽且其通雅門例亦非接二家之派者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三百零八終

皇清經解　卷三百零九　杭編修質疑

學海堂
仁和杭編修世駿著

質疑

諸經問目答馮成章李光烈鄒汝龍李若珠陳銓李夔班楊綸陳介特周乾炬陳璉程玉章羅鼎臣

馮成章問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夫古之仕者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車馬一命之榮亦足顯親況車馬不受得毋虛君之賜乎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則車馬亦不容盡卻矣或曰車馬尊貴之物子不敢受之以莅於其親然則爵貴之尤者也父爲士子爲大夫亦何嫌於莅乎舜禹受人天下而況車馬乎答曰孔疏云命是榮美光顯祖父故受車馬是安身身安不關先祖故不受且父子爵有尊卑是量能授官辭

之不得車馬是外面炫赫之物故可以辭不敢以富貴加於先人也車馬其家仍有但君賜之則不受耳

李光烈問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已承擧示云云皆指孩提之童說大曰孩提僅可孩笑提抱者抱在長者心胷間甚知愛知敬未必就知禮懇長者詔之之時而所謂掩口云云者亦大非不學長能也是用再賓

答曰因上有提攜句故以孩提之童答之不必過泥

鄔汝龍問斂髮毋髽疏曰髮爲何物

答曰髮垂者爲髮以纚縮其髮不使垂而不整

李若珠問就屨跣而擧之二節兩時事一時事與

答曰此言者屨之法不必泥定一時兩時上節言取屨下節言

納屨亦可上節言暫退下節言辭去亦可

若珠問姑姊妹女子子何以重言子下何以專言兄弟而不及

姑姪又下節父子不同席姜兆錫欲通上節爲一節其說何如

答曰專言女子則姑姊妹亦女子也言女子子則有父可知此記者之法鄭康成儀禮喪服傳注云重言女子子是別於男子故云女子子孔疏云不云姪及父唯云兄弟者姪父尊卑禮殊不嫌也姜欲通父子不同席於上節正以上有兄弟弗與同席而坐牽合之是吳草廬纂言之論無深意也○姜兆錫字上均

曾修三禮其禮記說頗精所著九經三禮較餘經更有本

汝龍問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妾雖賤亦有父母何以不知其姓

答曰古人有姓有氏姓者本之於祖如魯爲姬晉衞亦姬姓魯之叔孫季孫則以王父字爲氏魯嫁女二國同姓皆媵之此知其姓者也其人或微已久離其祖遠或大夫士之支子分氏則其遠祖之姓或與已同出一祖亦未可定故卜之吉則取之○古諸侯之後分氏甚多豈能盡知其姓

成章問古者設昏娶原爲先祖父慶嗣續之長宜用樂觀文王得后妃而宮人以琴瑟鐘鼓樂之者朱子訓釋謂當親愛而娛樂之也而呂氏釋禮記賀娶妻者謂著代以爲先祖後人子所不得已故不用樂且不賀果爾則祭祀時怵惕悽愴亦大不得已矣何以獨用樂後世遇喪用樂名曰鬧喪滅理傷化固不足道而昏禮非喪比也亦不用樂得毋非人情乎敢質

答曰君子無故不去琴瑟關雎所言是平日不是言成昏之時祭義樂以迎來故禘有樂而嘗無樂樂非凶陰之義也

陳銓問曲禮男女異長是男以男之長幼爲稱女以女之長幼爲稱否與

答曰猶易言長男中男少男長女中女少女

若珠問蔥渫何物席際曰末亦分左右否酒漿處右註云若兼設則左酒右漿此左右卽上文左右乎抑就羞而分左右也

答曰蔥是生蔥渫是蒸蔥鄭康成云處酒漿之右酒漿曲禮云處右鄭以爲處羞之右兩有之則左酒右漿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若公食大夫禮酒漿兼有自分左右與曲禮不同

汝龍問以脯修置者左朐右末脯修置外抑置內又朐爲中屈

此何物

答曰屈中曰朐屈其脯朐朐然也左朐朐置左也右末末邊際置右右手取祭肇之便也脯修皆在左邊左則外也

若珠問三飯食胾何謂辯殺胾前食何饌

答曰儀禮賈疏有一飯三飯五飯七飯至十三飯而止忘其所出疑大夫饋食之禮須查○公食大夫禮有韭菹昌本鹿臡麋臡羊俎豕俎牛俎膚俎羊炙豕炙牛炙等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二十皆是正饌而羊胾牛胾豕胾爲加豆故三飯前未敢食也○特牲少牢禮初食殺次食脅次食骼後食肩是辯於殺

若珠問主人親饋則拜而食方氏曰稱施也若敵客又當何如答曰侍食於長者不敢當客故但拜而食若是敵客則當執食興辭不止於拜而已

若珠問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若敵客則當何如蒙諭侍食於長者不敢當客故拜而食若敵客則執食興辭不止於拜而已果爾則所云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又何禮也

答曰此在禮亦無明文以意度之古人不嫌過自卑損所以答主人之敬

若珠問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何義

答曰此二句申明上句餕餘不祭之義熊安生謂年老致仕傳家事於子孫子孫有賓客之事或父得餕其子餘○宗婦興族

人婦燕飲有餘夫得食之凡餕餘亦當祭先而有不祭者惟此二條爲然故鄭康成云餕而不祭惟此類也集說二解前說淺後說迂

若珠問側席專席集說俱分兩解當以何者爲是

答曰有憂如左傳孫子獲罪於君甯俞職納臺饘皆是集說作謂親疾非是親疾則日侍湯藥無暇布席矣側席偏設之席示閉門思慈之意有喪者寢苫枕塊坐席不設重數不待言亦萬無人共坐之理人亦萬不肯坐有喪者之席吕氏之說不通

若珠問獻粟者執右契酯其左契何用又曾卑垂帨陳氏謂客主相等於文勢毋亦未順者與

答曰孔疏粟粱稻之屬先以右契獻侯其來取則以左契合之符則與之以粱稻未可卽與故以右契先也曾謂大夫卑謂士皆爲大夫則曾與曾等皆爲士則卑與卑等故陳氏謂客主曾卑相等此承孔疏之說而不細析其故故讀者致疑於文勢不順○通部禮記鄭氏皆以曾爲大夫卑爲士

汝龍問君子抱孫不抱子因其昭穆之同但父主恩故子有三年之懷抱於其父母所云不抱子者毋亦以其義掩恩耶抑別有解耶

答曰子孫行並皆幼弱則必抱孫爲尸不得抱子爲尸曾子問曰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非謂常時不抱子也

汝龍問孫既可以爲王父尸則爲君尸者卽其君之孫爲之耶

如其孫爲之則何待於下況遇之於道非復祭祀之時又何下之以致其敬耶揔大夫士之賢者爲之耶

答曰既醉注云尸天子以卿鄭對云諸侯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大夫士亦用同姓嫡者曾子問無孫取以同姓可也○尸必筮吉則取之散齊七日之中尸有定名下之所以崇祭祀○石渠論云周公祭天太公爲尸左氏說云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丹朱爲尸不必定用已孫成章問古者孝子之道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蓋言精誠所致儼如其形聲之相接也然祖考既沒但可接以心而不能接以目能遇以神而必不能遇以形也追遠雖云情切音容不可假借設裳立主斯亦可矣子孫爲尸不幾涉於假借乎且夫宗

廟之中原以祖臨乎孫而尸則孫臨乎其祖矣又何倒置也孔子之沒也諸弟子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而曾子不可夫似且不可況尸未似乎平時且不可況祭祀乎然則事祖者第當積誠以相感耳焉用設尸以誣之也敢質

答曰天子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及七廟之屬皆有尸諸侯祭社稷竟內山川大夫有采地祭五祀皆有尸外神之屬不問同姓異姓但卜吉則可爲尸新喪虞祭之時男女各立口所以必立尸者若空所依傍一則不足以樹儀型二則不足以展誠敬三則人君全於爲君失所以敬慎事神之道故祭統謂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云云所以明尊卑之等故程子以爲其道最古至皇

侃言用已孫爲尸恐非則是以孫之倫爲尸也

光烈又問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誠執人子之禮而不忍遽廢也然而人子未居喪以前所升降何處

答曰天子祭祀升阼階稱主人下至士大夫祭祀亦升阼階人子親在不敢升主人之階三年無改故居喪不廢西階客所升之階父在則父升阼階人子無與人行禮之事故升西階而不升阼階○儀禮士虞禮云卒哭以後稱哀子祔祭稱孝子疏云祔祭如饋食之禮既同於吉則孝子得升阼階也○昏義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明以代父則阼階爲父所升降之階

成章問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則亦無老壯一也葢父母之恩昊天罔極故當其終也人子必搶地呼天五內分崩水漿不入於口願以身代謂不有其身也記曰七十飲酒食肉處於內謂血氣衰頹庶籍此以養生耳然酒肉可以養生飴粥獨不可以養生乎縱曰年老不堪淡泊獨不思家貧食力疏水終身亦固有之曷嘗因此而殞其身乎胡獨於親喪時不堪也

答曰身也者親之枝也恐其滅性故七十許其飲酒食肉自始死以至卒哭爲時甚長恐非老人所能支故寬其禁非謂終日飲酒食肉也

光烈問前朱鳥節朱鳥元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陳註云以爲旗章其旒數皆倣之龍旗九朱鳥七白虎六龜蛇四則是旒如其星數也而姜氏又云此二十八宿也四方各七看來數若不同不知是一是二

答曰陳氏本梁崔靈恩三禮義宗之說○據史記天官書東宮蒼龍南宮朱鳥西宮咸池（鄭白虎）北宮元武其星多寡不同與崔氏之說亦不合月令四時亦不專主二十八宿分屬四方本於丹元子步天歌丹元子隋人不可據以證曲禮且一宿不止一星姜氏說不可從

光烈問各司其局陳氏集說明是局字而姜氏改作屬字臨祭不惰集說是祭字而姜氏改作喪字當何從

答曰爾雅局部分也鄭注用之以列於各司其局下陳琳檄云匪遑離局李善注亦引禮記則局字不當改臨祭不惰鄭注云爲無神也臨喪則尙哀下惰字不得此皆古本如此不知姜氏何所據而改之

銓問卒哭乃諱

答曰古人生不諱死乃諱之衛侯名惡而其臣有齊惡是也

光烈問以卑承尊生則不敢名死則爲之諱禮也夫不敢名與爲無神也臨喪則尙哀下惰字不得此皆古本如此不知姜氏何所據而改之

銓問卒哭乃諱

答曰古人生不諱死乃諱之衛侯名惡而其臣有齊惡是也

光烈問以卑承尊生則不敢名死則爲之諱禮也夫不敢名與爲無神也臨喪則尙哀下惰字不得此皆古本如此不知姜氏何所據而改之

銓問卒哭乃諱

答曰古人生不諱死乃諱之衛侯名惡而其臣有齊惡是也

光烈問以卑承尊生則不敢名死則爲之諱禮也夫不敢名與爲無神也臨喪則尙哀下惰字不得此皆古本如此不知姜氏何所據而改之

銓問卒哭乃諱

答曰古人生不諱死乃諱之衛侯名惡而其臣有齊惡是也

光烈問以卑承尊生則不敢名死則爲之諱禮也夫不敢名與爲無神也臨喪則尙哀下惰字不得此皆古本如此不知姜氏何所據而改之

銓問卒哭乃諱

答曰古人生不諱死乃諱之衛侯名惡而其臣有齊惡是也

光烈問以卑承尊生則不敢名死則爲之諱禮也夫不敢名與爲無神也臨喪則尙哀下惰字不得此皆古本如此不知姜氏何所據而改之

銓問卒哭乃諱

答曰古人生不諱死乃諱之衛侯名惡而其臣有齊惡是也

光烈問以卑承尊生則不敢名死則爲之諱禮也夫不敢名與

爲之諱亦何分而經曰卒哭乃諱著一乃字陳註謂凡卒哭之前猶用事生之禮則所謂事生出何禮

答曰生不敢名固也死亦不敢名爲之諱也○鄭注云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齊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既卒哭則事生之禮終矣臣卽不敢與先君同名孔疏云古人生不諱故卒哭前猶以生事之則未諱至卒哭後服已變神靈遷廟乃神事之敬鬼神之名故諱之

光烈問父母親王父母亦親乃經言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

母夫周人以諱事神則諱亦大矣陳氏以爲不問父母之諱其祖故亦不諱其祖豈不見父之祭其祖亦可以不祭其祖乎必不然矣至注又謂有廟以事祖者則不然有廟者又當何如答曰不諱王父母以父早沒已不及聞故得言之此言其情則然於禮則不安○鄭注云此謂庶人適士以上廟事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孔疏云祭法云適士二廟祖之與禰各一廟其中下士亦廟事祖但祖禰共廟既夕禮一廟是也○愚按庶人無廟故不逮事父母不諱王父母士以上則諱祖○此庶人祭事庶人無廟則凡爲祖者皆祭下云廟中不諱此雖無廟而以高祖臨祖則不爲祖諱○武王嚴父配天而言克昌厥後湯孫作樂崇禮而言率履不越古人於此處多不可解

光烈問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諱是夫人之名與抑夫人所諱之名與婦諱不出門姜疏是釋上文陳註另指衆婦講孰是

答曰夫人之祖父於臣下恩遠況尊無二上故對君則不爲夫人諱○姜氏以婦諱釋上文泥宮中之門遂以屬之夫人禮言父子異宮則凡人所居皆可言宮不必盡屬夫人鄭志陳鍔問雜記毋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也此則與毋諱同何也田瓊答曰雜記方分尊卑故詳言之曲禮據不出門大略言之耳毋諱遠妻諱近則亦宜言也但所辟者狹耳

李夔班問旬之外曰遠某日疏曰今月下旬筮來月上旬姜氏則以用在十日之外爲說班意姜說爲較長

答曰儀禮少牢大夫禮今月下旬筮來月上旬是旬之外日也主人告筮者云欲用遠某日故少牢云日用丁巳筮旬有一日吉乃官戒既云旬有一日是旬外一日此謂大夫禮士禮則用旬之外日姜說申明疏意益無異同

光烈問經言至大門則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大人君乘車君居左僕居中勇士在右則勇士卽車右何以必至大門始命就車抑未便早就與

答曰在大門之內左右皆攘臂勇士亦在左右之中至於大門恐有非常故令勇士就車

光烈問客車不入大門句客不入主出迎交敬故也觀禮偏駕不入王門又曰畢車龍旂以朝敢問偏駕與畢車之制何如答曰五輅者天子所乘見周禮巾車　爲正四輅者諸侯所乘爲偏孔疏曲禮云舍之於賓館不得入王門畢車大夫之車見周禮典路　諸侯入天子之國比於大夫故乘畢車龍旂交龍之旂諸侯所建乘大夫之車建交龍之旂明不同於大夫也孔疏云畢車得入大門但不得入廟門

光烈問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疏云王五路玉金木象革王自乘一餘四從行臣乘此車不敢曠左敢問臣何以駕君車

答曰周禮典路凡會同軍旅弔於四方以路從鄭注云王出於事無常王乘一路典路以其餘路從行亦以華國又戎右職云會同充革車鄭注云會同王雖乘金路猶以革車行充之者謂居左也愚謂猶後世副車臣得乘之祥車曠左葬時空神位君

在而曠左則似祥車近於凶故乘者自居左

光烈問立視五儀式視馬尾顧不過轂顧者內顧也至視遠惟明立車上者卽凝眸遠矚亦何妨而必限之尺寸與

答曰瞻視非常失嚴重之體且近於察察故不貴遐矚也

銓問國中以策彗卽勿驅卽是以策彗微搖摩之勿驅者勿大力驅策之與

答曰卽勿搖摩也二字逗不可斷今人策馬者但以策爲其搖摩則馬行而不奔馳

光烈問乘路馬必朝服節陳註謂此人臣習儀之節不知將何所事而乘君車以習儀乎抑爲君習乘車之儀乎

答曰卽是習御君之儀

光烈問執圭器操幣圭璧所謂幣圭璧卽圭器操卽是執乎抑器是通信之器而幣圭璧卽圭器操卽是執乎抑其敬而不少舒乎

答曰圭器通信之瓚卣皆是操卽執幣所以薦璧琮圭璋則特達大饗東帛加璧朝聘亦束帛加璧○覲禮庭實惟國所有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鼏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

楊綸問古人之衣或裘或葛其上皆有褖衣褖衣之上有襲衣此其常也今於執玉有藉則褖無藉則襲無褖襲之異同何以因有藉無藉別之與

答曰孔疏云垂藻之時則須褖屈藻之時則須襲聘禮賓至主

入廟門之外賈人東面坐啟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注云不言裼襲者賤不裼以賈賤故不言裼明貴者垂藻當裼也又示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注云上介不襲者以盛禮不在於己明屈繅合襲也又云賓襲執圭又云公襲受玉於時圭皆屈繅故賓於公執玉皆襲是屈藻之時皆襲則所謂無藉者襲是也聘禮又云賓出公授宰玉降立是受玉之后乃裼也又云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是有藉者裼凡朝之與聘賓與主君行禮皆屈而襲至於行享之時加裼也知者以聘禮行聘則襲受享則裼凡享時其玉皆無藻藉故知崔靈恩云初享圭璋特故有藻其餘則束帛加璧既有束帛不須藻也

夔班問執玉節陳註裘葛之上皆有裼裼之上皆有襲又云襲之上有常服何與

答曰凡衣近體者袍襗之屬其外有表夏月則衣葛其上有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則謂之爲襲若開此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爲裼

光烈問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卽舊註及陳氏註俱主去之他國者說與下去國三世合爲一義此徒泥一故字以爲是自己所違之故國也不知皆如其國之故者卽所謂宜於土俗耳下其法正是其國之故姜氏章義引熊李二氏之說而又斷此節謂開國定制者不求變其故俗下節謂去本國之新國者不卽忘其國之故俗烈竊以爲得解敢質

答曰此條人臣人君兩義不同而皆不確若從人臣言去本國

而往他國則下節惟興之日得從新國之法此數語爲複出若從人君言如楚人鬼齊服紫衣鄒好長纓之類君子豈能盡從愚意此條止是泛說治國之道所謂修其教不易其俗當謹守祖宗成法毋作聰明而亂舊章玩謹字審字自見

銓問出入有詔於國註云此人往來出入他國仍詔告於本國之君云云此是他國之君有文書以詔告於本國之君與抑他國之人自告於本國之君與

答曰不是文書鄭康成註云詔告也謂與卿大夫告凶往來相赴告出入有詔孔氏疏云去已三世而本國之君猶爲立後不絕則若有吉凶之事當與本國卿大夫往來出入共相赴告故云出入有詔於國

夔班問鞮鞻周禮注云四夷舞者所屝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乃王者作樂昭德反用夷樂與服卽云以示廣大獨不虞四夷亂華之漸乎況大夫去國雖凶禮自處何至同於夷服

答曰凡無絢者皆謂之鞮鞻大夫行喪禮之屨與四夷之屨無絢則同而所用則異若果有喪則繩屝

若珠問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集說云不以卑者之物瀆尊上也夫卑誠不可瀆上何以云士有獻於國君穎考叔一封人耳且有獻於公不聞瀆也豈出疆之物獨瀆平時獨不瀆乎竊玩經文云反必告固未嘗云反不獻也特以士卑賤不能皆得獻然不告則斷斷不可耳瀆之說豈信然與更可疑者人臣外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竟有私事必因公事以行茲之私行

何謂也

答闕

銓問國君去其國止之曰是國人止之與下文大夫曰柰何去宗廟也是大夫去國而人止之與

答曰鄭注曰皆臣民殷勤之言

若珠問天王登假呂氏讀假爲格陳氏讀假爲遐二說俱未安敢質

答曰讀假爲遐陸氏釋文之音也鄭注云假已也上已者若仙去云耳此亦漢人之曲解聖王制禮焉得有去而上仙之語遐爲遠邈之義陳說頗正此時尚未立廟登假來假未暇言及

夔班問天子有后節註引昏義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而不及妾周禮竝不及夫人且皆略其數何與魏氏引春秋傳謂天子一娶十二女其間有待年於國者侯小者年及長者以衰前後所御不過數人與昏義不合意昏義自言定數而此則寧闕不備之意與至世婦之職春官亦有之魏氏謂天官世婦是天子之妾春官世婦是羣臣之妻其稱卿大夫者從夫爵也賈氏乃以奄人當之議者曰天官內小臣職止上士斷無刑餘上躋卿大夫之理況所屬府史等各加一女字竊意是女傅無疑

答曰唐虞以上天子四妃法天后四星也舜三妃不求備昏義百二十人是漢儒之言春秋傳所言爲可據王莽惑於符命謂黃帝以百二十女致神仙置後宮位號視公卿大夫元士者百

二十人即昏義所云三夫人等者是也六經之文爲後儒所羼入者不少如左傳其處者爲劉氏因漢高祖受命而增曲禮稷日明粢隋祕書監王劭勘晉宋古本皆無此句至於周禮爲劉歆附會以諂莽者甚多戴記雖出戴聖焉知昏義一條不又爲歆所羼入乎○殷增夏制九女爲二十七人則世婦殷制也天官次於九嬪之後而不言數可以知昏義所云非周公所制明矣又女御即御妻也天官亦不言數春官世婦之職經文自相違背既云每官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似以士人爲之故鄭以漢始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太僕釋之而經所言詔王后之禮事與帥六宮之人共盥盛等又非士人所得與也且下與內宗外宗相連其爲即天官之世婦無疑一官分屬兩處昔儒所謂周公所未施行之書重出以見義也惠氏禮說亦主一官

若珠問天子有世婦有嬪世婦何以先嬪且其妾幾何

答曰先後亦無深意世婦見於天官又見於春官皆有職事佐后及六宮或序於先與妾微賤者不當列數

夔班問天子建天官以下四節按之周禮六大惟大宰屬天官而大祝大史大卜俱屬春官餘不經見五官者周禮之地官春夏秋冬官是也而記則以司士當春官（答云不當春官）周禮則以爲夏官之屬且六府六工周禮亦無專屬種種訛異殊不可解舊解皆爲殷制陳注謂其無可考證請折衷焉

答曰孔疏云上非夏法下異周典唯鄭指爲殷禮也○鄭志崇精問焦氏云鄭云三王同六卿殷禮六卿此云五官何也焦氏

答曰殷立天官與五行其取象異耳孔疏以爲天官屬天五官皆屬地不主春夏秋冬周則司士屬司馬而此更別爲一官孔云特以司士爲名者士是官之總首故詩云濟濟多士也六府典司六職金仁山以爲本有虞氏之舊制土木水三司其名不易司草則穀府司貨則金府司器則火府鎔冶之事也鄭氏謂在周則司土土均也司水川衡也司草稻人也司貨泉人也夔班問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姜註云遇禮從殺胡氏傳春秋則謂古雖造次亦有恭肅之心春秋書遇私爲之約自比於不期而遇直欲簡其禮云云夫同一遇耳安在古恭肅而茲獨不恭肅乎且時方衛人告亂則簡禮以遇於記未爲有妨必以是爲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恐未必爲定論也

答曰春秋無善盟前此盟於宿與微者盟春秋譏之今此之盟將尋宿之盟不書會而書遇是欲簡其禮也若非簡其禮則定衛之亂亦同盟之善舉何不振振有詞以重其事而未必及期而往乎將尋宿之盟其爲自爲謀顯然矣內之遇者四外之遇者三書以示譏胡氏之言未有非之者

陳介特問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集說引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按王制多是殷禮且其言諸侯之於天子也何故引之周禮秋官云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殷祭名三年一祭曰殷然則諸侯於天子及諸侯之相交其聘問之年殷與同否

答曰鄭康成說王制多以爲夏殷之禮至三年一大聘五年一

朝則用公羊之說而以爲此晉文霸時所制非虞夏及殷法也知爲晉文霸時所制者疏云左傳鄭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今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故云晉文霸時所制晉文霸時應亦有大夫比年之聘但子太叔略而不言耳又云左傳三年聘五年朝諸侯相朝之法今此經文云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則文襄之制諸侯朝天子與士相朝同也

介特問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按此與虞書合與周官不合周官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漢孔氏傳侯甸男采衞六年一朝會京師周禮大行人有一歲一見二歲一見之文以六服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唐孔氏疏引叔向所言歲聘問朝再朝而會謂計彼六年一會與六年一朝相當大行人所云見者非必君自朝乃遣使貢物據左傳揣周官遷行人而曲通其說三山林氏已駁之矣宋元諸儒或據周禮疑周官或據周官疑周禮訖無定論特以東方諸侯來朝之明年西方諸侯來朝推之今年第一歲侯服來朝明年第二歲甸服來朝又明年第三歲男服來朝通計之豈不是六年一朝一歲一見二歲一見不相合而相合也

答曰鄭注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疏據堯典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注云巡守之年諸侯朝於方嶽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之來朝於京師歲徧是也堯典是虞書連夏言其實虞也鄭又云周之制侯甸男采衞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疏云不云殷

者虞夏及周經有明文殷則經籍不見故不言也鄭志孫皓問左傳諸侯五年再相朝不知所合典禮鄭答云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閒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如鄭志之言則夏殷天子六年一巡守其閒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朝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朝諸侯至後年不朝者往朝天子而還前年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也故鄭云朝罷朝也○六經奧論六服朝禮圖也元年侯二年侯甸男三年侯甸男四年侯甸采五年侯衞六年侯甸男要七年侯八年侯甸采九年侯衞男十年侯衞十一年侯十二年侯衞五巡守自甸服以下計之元年七年十一年惟侯服朝五典亦無朝禮鄭志謂於此年諸侯各使其大夫來殷頫也案尚書王制云六年六服一朝初朝於京師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嶽是朝於巡守之所

若珠閣旣葬見天子曰類見謚曰類劉氏曰類當爲誄夫謂謚爲誄猶可言也謂見爲誄不可言矣呂氏姜氏之說似亦難通敢質

答曰鄭注以類爲象代父受國執皮帛象諸侯之禮見也言謚曰類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也王肅云請謚於天子以其實爲謚類於平生之行也何允云類其德而稱之如經天緯地曰文也此二義較鄭爲長文選註云誄者累也言人死後累其德行也累積其德與此類其行事二義實相因但當分析言之況類見之類與言謚曰類之類字同而義實異類見從鄭說言謚曰

類從王說其義始明

周乾矩問論語稱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禮云公侯有夫人與妻是一是二

有世婦有妻有妾不知夫人之定稱析言之則夫人自夫人妻自妻天子八十一御妻妾則無數不在百二十人之列諸侯之妾無數不在九人之列

乾矩問註內畿內諸侯之妻因助祭於王后或因獻繭之類故得以見天子不知助祭王后之禮如何

答曰畿外諸侯之夫人無見天子之禮故鄭注此云畿內諸侯之夫人天子大祭祀王后皆與薦豆籩周禮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曰不與則后應與也詩楚茨諸宰君婦廢徹不遲禮祭統夫人副褘立於房中周禮春官世婦詔王后之禮事鄭注云薦徹之節　周制內宗王內姓之女嫁於卿士大夫　外宗王諸姑姊妹之女嫁於卿士大夫　皆掌宗廟之祭祀故云助祭若諸侯之國則祭統云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亦仿王畿之制

綸問古者國君娶於鄰邦以其長女爲嫡而姪娣之屬皆歸而爲之妾尚矣曲禮集說引疏解姪娣二字是以姪娣從妻而爲妾無疑矣然禮以別嫌明微閨房至褻而竟以姊妹姪娣爲之乎夫男女同姓既不可爲昏而謂婦之同姓姊妹（洛云非一國）獨可爲妾與其義何如

答曰諸侯一娶九女所以備內職二國皆以姪娣媵之世代久遠匹偶不嫌又以同姓親屬絕猜妬廣嗣續也

若珠問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疏曰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

故得自稱也夫以上文自稱於天子下文自稱於其君例之則
夫人自稱似可無疑顧論語不云乎稱謂異邦曰寡小君則固
指臣民言之也夫寡者從君之謙也小者別於君也而君者則
臣下之尊稱也君之自稱曰寡人不聞曰寡君夫人之自稱曰
寡小君有是理乎然則夫人之自稱於諸侯果何如

答闕

若珠問列國之大夫於其國曰寡君之老陳氏謂在已國與人
語則以此自稱也夫既以自稱別於擯者之詞則非他人所稱
矣而子貢之答吳太宰也曰寡君既共命其老豈敢棄其國此
又何以稱焉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夫鄫舊鄫國也曰反自
鄫則又似非於其國者矣

答闕

若珠問聞之始衣服若干尺矣姜氏謂自國君以下皆以事對
而天子祇對以服之尺數云云夫古者以二歲半爲一尺未知
其義恐非以服之尺數爲言且如七尺之軀通衆人而言之也
而又云六尺之孤則十五歲耳夫十五歲而云六尺則七尺未
可以槩衆人且幾見十五歲而高果六尺也豈古今人不相及
與抑尺度之不同與否則二歲半何以云一尺也竊意始衣服
者謂之初生時也若干尺者三尺五尺據實而言之也若以服
之尺數爲言則人有高下服有短長豈足以定之

答闕

銓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註與疏孰是

答曰從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射御通上下皆當學習不當專屬之大夫之子又答鄭注御猶上也書曰越乃御事謂主事者孔疏官有世功子學父業故有御事之日

銓問士之富以車數對註云上士三命得賜車馬則車馬自有一定之數必無多寡何侯以車數對乎

答曰士有上中下上士賜車馬副車隨命中士乘棧車無副車以車數對者重君命

銓問祭王父曰皇祖考註曰王曰皇皆以君之稱尊之也此專爲天子言與抑庶人之祖考亦得稱與

答曰歐公墓志凡人皆可稱

介特問王制言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曲禮則言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兩處互異何故

答曰王制是殷禮曲禮是周禮故所言不同此梁皇侃之說諸侯不掩羣者是畿內諸侯爲天子大夫故曲禮云大夫不掩羣此後周熊安生之說

銓問王制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註云百官質於三官三官達於司徒司馬司空司空云云夫天子之五官司寇與司徒司馬司空等耳豈司寇三官猶不能竟達於天子而必假於司徒司馬司空乎

答曰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即上所謂三公也三公分主九卿則兼羣官故三官不能自達

陳璉問王制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舊說主民一說主出仕退仕請問從何說爲當集說未有明

斷豈兩說可竝行乎舊說又云諸侯地寬役少故惟三月不從政大夫役多地狹欲令人貪慕故期不從政豈先王立制亦有以貪誘民者乎然此皆主民者也若主仕三月與期不同之故又當作何解

答曰疏云周禮旅師云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鄭注引此文以證之是據民之遷徙王肅及虞氏等以爲據仕者從大夫家出仕諸侯從諸侯退仕大夫非鄭義也愚按從大夫家出仕大夫春秋中無此事則主民說爲長且既云從政則力役之事也民有力役仕無力役也益以知王肅及虞氏之說不可據令人貪慕此亦末世之法王制出於漢文帝時尤難以先王之制律之

璉問夏后氏堲周註云堲者火之餘燼益治土爲甎四周於棺之坎也是殆今之所謂以磚結明冢與抑仍有虞氏瓦棺而更加以堲周與

答曰孔疏云夏后氏瓦棺之外加堲周殷則梓棺替瓦棺愚按考工記夏后氏上匠匠與陶別疑夏后氏始以木爲棺孔疏恐非

程玉章問長尺而總八寸長讀作仗依鄉黨篇長一身有半長字作剩字解此則云長者亦作剩耶不然何不作長短之長爲易明也

答曰陸德明經典釋文云長直亮反凡度長短曰長皆用此音

長讀仗不錯

介特問孔氏三世出妻檀弓所載者孔子也子思也至子思之母死於衛鄭注則以爲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未嘗詳其被出而嫁也家語後序列孔安國世系曰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亦出妻至子思亦出妻故稱孔氏三世出妻說叔梁紇不說孔子互異之處不能無疑

答曰夫婦人倫之始刑於齊家之本春秋之世黷倫傷化者接踵而出妻一事則未之經見至戰國則吳起欲以求將章子爲不得近於義皆人類中所罕覩之事孔氏朋德之後禮法之宗何至形于之化無聞累代皆有此事其語祇見於檀弓檀弓會子之門人曾子有蒸梨不熟出妻一事檀弓會子門人見魏了翁讀書雜鈔焉知檀弓不附會孔氏嘗有此事以崇其師乎夫婦人至於被出則必有淫妬多言竊盜惡疾無子等過而大聖之閨房則數者吾皆可決其必無有犯者而合之先貧賤後富貴之義孔子十九而娶廿官二十而生伯魚勘時尚爲乘田委吏爲貧而仕其靡室不勞可知大聖亦在人情中何至一事偶迕即令伯魚絕子母之親也其不然明矣子思之母死於衛子思固嘗居衛矣後不使子上喪出母而已復以有財無時爲辭天性之薄雖常人猶且不忍而謂子思爲之乎叔梁紇生九女其妾生孟皮此九女者果何人所產即家語本姓解不明言之而孔安國忽有出妻之論異矣今之家語出於王肅僞作與漢書藝文志所載不同而顏監能辨之大槩刺取大小戴記荀子韓詩外傳之文孔

安國爲尚書序宋儒尚有疑其非眞者其爲家語後序又焉知非後人所擬託乎故其異同吾未暇辨而特辨其孔氏斷無出妻之事檀弓非醇儒也

介特問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此篇儒者皆不信謂等夫子於釋氏之流誕妄不經集說則以萬世王祀夫子爲南面坐於尊之應陳澔知儒理者不知何故取是說

答曰此事偏駁不純疏謂夫子禮度自守貌恆於嚴今乃逍遙放蕩以自寬縱皆是特異尋常夫曾子啟手足而戰兢子路斷纓而曰君子死冠不免彼賢者於死生之際神明尚然湛定豈大聖而有反常之事乎至以坐奠兩楹爲南面之應此俗儒之釋經尤爲誕妄生所疑甚正

玉章問蟻結於四隅疏云畫蚍蜉之形交結往來何所取義

答曰鄭註云似今蛇文畫孔疏云所以畫蟻者殷禮士葬之飾

玉章問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士喪禮云小斂衣十九稱大斂衣三十稱究小斂何以宜十九稱大斂何以宜三十稱且所謂稱者是即件數耶

答曰賈公彥疏云必十九稱者按喪大記小斂衣有十九稱法天地之終數也天地之初數天一地二終數則云天九地十人在天地之間而終故取終數爲斂衣愚按大斂三十稱先儒不解則法月行之數也鄭注士喪禮云小斂衣數自天子達大斂則異矣賈疏云大斂天子宜百二十稱雜記註云士襲三稱大夫五稱公九稱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以無明文推約爲義

故稱與以疑之○單複具謂之褌見左傳
杜註
羅鼎臣問裼裘而弔疏云袒去上服以露裼衣即所謂左袒出
其裼衣謂之爲裼者也細思左袒之義如軍中左袒顏師古亦
以爲去衣袖而內袒今謂袒去上服以露裼衣是豈裘之外猶
有上衣數重而皆不穿其衣之袖如世俗不檢者之所爲乎
答曰喪大記孔疏云小斂之後來弔掩襲裘之上裼衣若未小
斂之前來弔者裘上有裼衣上有朝服開朝服露裼衣儀
禮鄉射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皆袒
左
璉問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集說云麻衰以吉
服之布爲衰也敢問其制何如
答曰孔疏云詩云麻衣如雪又閟傳云大祥素縞麻衣皆吉服
之布稱麻故知此麻衰亦吉服之布也小功布十五升是深衣
之服故云吉服
璉問牡麻絰註云以雄爲絰夫麻別爲雄者是對雌而言與
答曰男子重乎首女子重乎帶在首者爲首絰在要者爲要絰
皆有喪者之服儀禮士喪禮注牡麻絰者齊衰以下之絰也賈
公彥云牡麻者枲麻也對苴絰爲麻之有實色如苴黎則此雄
麻色好者故閟傳云齊衰貌若枲有實者爲苴麻無實者爲牡
麻喪服傳云牡麻者枲麻也
璉問集說云麻衰以吉服之布爲衰也又云麻衰以吉服十
五升之布輕於弔服朱子云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今麻衰

既非父母之服又同吉服之布則名之爲衰者於何而別之疏云士弔服疑麻衰今何以又云輕於弔服然則弔服之制又何如

答曰雜記注云麻衣白布深衣而著衰焉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皇氏云以三升半布爲衰長六寸廣四寸綴於衣前當胷上後又有負版長一尺六寸廣四寸孔疏云麻衣白布深衣者謂吉服十五升之布與緇布冠皮弁相類故知吉布也白布深衣十五升是吉布衰是凶布以吉服之布爲衰則吉凶兼故云輕於弔服喪服小記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孔疏云弔必皮弁錫衰謂弔異國臣也若弔己臣則素弁環絰錫衰也此諸侯之弔服檀弓疏云若朋友俱在家則弔服加麻加麻者素弁上加緦之環絰若一在一否亦然此士大夫之弔服雜記鄭注云弁絰服者弔服也其衰錫也緦也疑也大夫其衰侈袂三尺三寸士則其衰不侈二尺二寸

鼚臣問毀鼚以緦足注云用毀鼚之聲毀字未喻

答曰孔疏云毀鼚以緦足者義兼二事一則死而毀鼚示死無復飲食之事故毀鼚也二則恐死人令强足辟戾不可著屨故用毀鼚之聲連綴死人足令直可著屨也愚謂疏說恐非鼚居五祀爲生人飲食之用一家共之豈一人死而卽毀之不用乎士喪禮甸人掘坎於階間少西爲垼於西牆下東鄉鄭注云垼塊鼚賈疏云既夕禮云垼用塊是以塊爲鼚名爲垼甩之以煮沐浴者之潘水愚謂疑以此垼綴足也浴畢卽毀之士喪禮又

云綴足用燕几此未浴前所用也既浴則用毀竈綴足

璉問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是卽指此二人相爲服與抑指姨甥於從母之夫甥於舅之妻與

答曰鄭康成云二夫人者猶言此二人也時有此二人同居死相爲服者甥居外家而非之

璉問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此三年之服也而魯人爲同母異父之昆弟服齊衰此則三月之服也下文又有滕伯文爲孟虎齊衰爲孟皮齊衰何以均名之曰齊衰

答曰儀禮喪服傳齊衰不同有齊衰期者齊衰三月者以衰縷之粗細分不以齊分也

綸問六經之用禮最切三禮較他經更詳朱子謂周禮禮之綱領儀禮是經戴記是傳而後世舍經從傳何與

答曰謂列於學官乎亦以其文易習

羅鼎臣問易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後世易之以棺槨集說引以解瓦棺云始不衣薪也究竟於瓦棺二字未見確註卽冶土爲甎而四周於棺之坎亦未知其已有棺而以甎四周之抑卽以四周之甎爲棺也據古者棺槨無度之說似已有棺則瓦棺者豈果陶爲之耶

答曰鄭註云有虞氏尙陶故以瓦爲棺夏后氏始爲棺燒土冶以周於棺

馮成章問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政必書卽位而隱莊閔僖諸君闕焉胡氏謂仲尼削之也謂上不稟命

於天子內不親承於先君諸大夫援已以立而遂立焉削之所以誅篡弒正倫紀也其不書卽位宜也顧桓之殺兄而自立比之不稟命乎君與祖者其罪又當何如而且故縱文姜以數至於齊則幾於無恥矣春秋書公之喪至自齊一則罪齊二則罪姜三則罪桓失君道也則不宜更書卽位矣而胡氏以爲美惡不嫌同詞書之正所以罪之深也夫春秋書例大義不容假借謂可互異其說而變之與胡氏之說不知有當於聖人否也

答曰古用漆書於簡歲久則蝕剝不全隱莊閔僖年代稍遠其冊不全則闕不書孔子魯臣也以臣而不書君卽位是無君矣子爲萬世法而肯自蹈於不義乎胡氏之說誠爲深刻文上不稟命天子自僖以後孰爲稟命於天子者晉衞齊宋之君又孰爲稟命於天子內不親承於先君春秋立世子不書於冊彌留受遺列國從不見於三傳親承不親承胡氏又焉從而知之以此例合之於桓公之書卽位遂相牴牾以美惡不嫌同詞解之曲說也

楊綸問春秋書尹氏卒左氏作君氏謂聲子也胡氏本公羊說以尹氏爲周卿士其說不同果何從與且夫人子氏薨何集解謂子氏仲子也隱讓桓以爲太子故成其母喪稱夫人以赴於諸侯穀梁謂夫人子氏者隱之妻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乎君者也又孰從

答曰尹氏譏世卿胡氏之說與節南山詩合顧炎武曰以定公十五年姒氏卒例之從左氏爲是不言子氏者子氏非一故繫

之君以爲別猶仲子之繫惠公也若天子之卿則當舉其名不但言氏也至左傳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偉業以爲尹氏卽此尹氏亦曲解○子氏三傳不同左以爲桓母公羊以爲隱母穀梁獨以爲隱妻者桓未立母不得稱夫人隱母非嫡亦不得稱夫人隱爲君則其妻得稱夫人故程氏胡氏皆從之

李巽巖班問都城不過百雉注長三丈高一丈爲雉天子之城千雉然則果高千丈與

答曰此橫數之非直數也言天子之城橫數之不過千雉不求廣大也

李若珠問兄巽班問都城不過百雉蒙諭此橫數之非直數也

答曰愚謂橫數是里數　但杜註明云每雉高一丈答曰又長是橫高是直　若謂一經一緯則其城爲不方否則高字果何著落

答曰杜解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公羊傳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何休以爲堵四十尺雉二百尺疏云五經異議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五板爲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諸說不同必以雉長三丈爲正者以鄭是伯爵城方五里大都三國之一其城不過

百雉則百雉是大都定制因而三之則侯伯之城當三百雉計五里積千五百步步長六尺是九百丈也以九百丈爲三百雉則雉長三丈

若珠問左傳稱八元八愷世濟其美堯不能舉而舜舉之又四凶之惡煽網於堯而放流於舜於是先儒遂紛紛致疑竊聞胡文定公之言曰虞史以人主大臣爲一體春秋以天王冢宰爲一心以此見用宰相之專而責之備也孟子有言爲天下得人難是則堯之所難者獨一舜耳得一舜而敷治則舜之舉錯卽堯之舉錯論語稱舜有臣五人孔子曰唐虞之際亦可謂之堯不能舉而舜獨有之乎舜相堯二十有八載據前編所書則賓於四門二十八年前事也據竹書紀年在七十載　堯固未老舜安得而專之所見如此未知是否程子曰四凶之才堯非不知之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至舜而顯故得因其跡而誅之也倘亦何所據而云然與

答曰古書堯典舜典合爲一篇孟子云堯老而舜攝賓於四門之時堯年已七十矣曲禮曰七十曰老舜既相堯則凡舜所行之事皆堯事也迹堯典所載曰官不過義和疇咨不過四岳驩兜共工鯀然在位鯀績弗成禹猶未舉稷當其時稼穡無所阜益猶伏而在下列女傳曰陶子五歲而佐禹明刑弼教諸臣一無施設至舜一一舉之而天下乃大治孟子所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者此也則謂舜之有非假借之詞盡其實也史記云至堯時皆舉用○程子謂四凶至舜而顯意謂帝疇咨若采驩兜未有分職

方舉共工帝咨洪水四岳方舉鯀有苗弗率亦在受命神宗之後故云然

朱聯兆問孟子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注云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不知何以如此分別班固漢書以公田爲廬舍詩經云中田有廬所謂二畝半在田者似有可證然漢書僅云爲廬舍詩僅云有廬未嘗例之以二畝半也且公田之中僅百畝所謂有廬不過給之以便田事豈以百畝之地各宅以二畝半與邑中等乎二畝半在邑者其城邑乎若云城邑則有受田遠者將何以爲遷徙耶

答曰趙岐注孟子云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周禮大司徒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廬在井則謂之廬井居在邑則謂之邑居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九夫之宅占地二十畝爲夫廬得二畝二分有零謂之二畝半亦大率之詞不必過泥又食貨志云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場則非二畝半不可也所謂在邑者此鄉遂制之食貨志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與周禮大司徒同遂人掌邦之野辨其野之土地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三百畝餘夫亦如之鄭康成注廛城邑之居此即趙所謂邑居也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七月之詩謂聿爲改歲入此室處天子六鄉

一鄉萬二千五百戶六鄉止有七萬五千戶每鄉各有邑其處與田亦不甚遠諸侯之制當更狹何憚遷徙耶

編修尤深於史學著有漢書及後漢書北齊書疏證共數十卷又爲金史補惟天文律厤二志闕焉未逮也嚴杰拊識

皇清經解卷三百零九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